

## 《茶具圖贊》研究

朱心怡\*

### 摘要

宋代喫茶之風普及，茶已經成為生活的一部分，所謂「早起開門七件事，柴米油鹽醬醋茶。」(《夢梁錄》)賓主設禮，也習慣客來敬茶。從對點茶技巧的講究，間接帶動了茶具的發展。宋代茶書專著超過二十種，專門討論茶具的却只有三本：北宋蔡襄的《茶錄》、宋徽宗的《大觀茶論》和南宋審安老人的《茶具圖贊》。

《茶具圖贊》的寫作方式十分特別，書中未述及點茶之道或品茗之法，而是將十二件茶具，比擬為人，賦以姓名、官職與字號，最後贊以德性。雖然看似遊戲之文，實寓含經世思想。茶具作為一種隱喻，成為德治的載體，或是希望人們品茗之餘，間或思及做人與為官之道。是以本文即以《茶具圖贊》為研究對象，討論其作者、宋代的茶具，並透過茶具的隱喻，分析其創作意圖。

**關鍵詞：**茶具圖贊、南宋、茶

國立中興大學 

National Chung Hsing University

\* 國立高雄餐旅大學通識教育中心專任助理教授。

## The study of *Cha Ju Tu Zan*

Chu Hsin-Yi\*

### Abstract

In Song Dynasty, from nobility to commoners, tea becomes an important part in everyone's daily life. The saying suggests "As you open your eyes come up meeting seven matters, firewood, rice, oil, salt, sauce, vinegar and tea." Also, when guests come to visit, host would invite them to drink tea. Because of valuing the way of drinking tea, people began to value the drinking tool. In Song Dynasty, there are three books that were written on the topic of drinking tool, *Cha Ju Tu Zan*, is among one of them.

*Cha Ju Tu Zan* was written in 1269 A.D.; Author is unknown. The book is unique because it simply concentrate on the drinking tool. The author uses personification, become the person to each tea vessel, call a word for them; each tea vessel is personified, named and ranked. Not to do these for fun, the author implies statecraft. The tea vessel thus becomes a metaphor, the author intends to inform readers its hidden meaning of moral politics. By utilizing *Cha Ju Tu Zan* as a research object, this paper discusses its author, the drinking tool in Song Dynasty, and analyzes those metaphors, the main purpose of the book.

**Keywords:** Cha Ju Tu Zan, Song Dynasty, tea



---

\* Assistant Professor of General Education Center, National Kaohsiung University of Hospitality and Tourism.

# 《茶具圖贊》研究

朱心怡

## 一、前言

飲茶的歷史，最早可推至先秦，至遲不會晚於漢，見唐陸羽《茶經》云：「茶之為飲，發乎神農氏，間於魯周公。齊有晏嬰，漢有楊雄、司馬相如，吳有韋曜，晉有劉琨、張載遠、祖納、謝安、左思之徒，皆飲焉。」<sup>1</sup>西漢王褒《僮約》<sup>2</sup>有「武陽賣茶」、「烹茶盡具」的記載。《南窗紀談》亦曰：「三國時已知飲茶，但未能如後世之盛耳。逮唐中世權利，遂與煮酒相抗。」<sup>3</sup>

入唐，飲茶之風漸興，「兩都并荆渝間，以為比屋之飲。」<sup>4</sup>唐德宗甚至開始榷茶、辦茶法<sup>5</sup>，規定茶的專賣與課稅。到了宋代，飲茶更成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見北宋李覲《盱江集·富國策第十》云：「茶非古也，源於江左，流於天下，浸淫於近代，君子小人靡不嗜也，富貴貧賤靡不用也。」<sup>6</sup>王安石《臨川集·論茶法》亦曰：「夫茶之為民用，等於米鹽，不可一日以無。」<sup>7</sup>

<sup>1</sup> 唐·陸羽：《茶經》[《叢書集成初編》](北京：中華書局，1991年)，頁12。

<sup>2</sup> 《僮約》寫於西漢宣帝神爵三年(西元前59年)。

<sup>3</sup> 宋·無名氏，《南窗紀談》[《叢書集成初編》](北京：中華書局，1985年)，頁6。沈冬梅指出1990年在浙江湖州一座東漢晚期墓中發現了一只完整的青瓷貯茶甕，肩部有一「茶」字，即為茶飲的實物證據。沈冬梅：《茶與宋代生活》(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7年)，頁2。

<sup>4</sup> 唐·陸羽：《茶經》，頁12。

<sup>5</sup> 《唐書·王涯傳》記載：「涯拜司空，始辦茶法，益其稅以濟用度。」(王涯是唐德宗貞元八年的進士。)(宋·歐陽修、宋祁：《新唐書》，收錄於文懷沙主編：《四部文明·隋唐文明卷》(陝西：陝西人民出版社，2004年)，頁513。《史衡》記載唐德宗時(公元780~783年)始榷茶；穆宗時(公元821~824年)始置榷茶使。陳香：《茶典》(臺北：國家出版社，1992年)，頁20。

<sup>6</sup> 宋·李覲：《盱江集》[《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6年)，卷16，頁24。

<sup>7</sup> 宋·王安石：《臨川集》[《景印摘藻堂四庫全書叢要》](臺北：世界書局，1988年)，卷70，頁7。此外，1992年發現於洛陽邙山約葬於崇寧二年(1103)前後的宋墓墓室北壁所繪進茶圖；河南禹縣白沙鎮宋哲宗元符元年(1098)墓前室兩壁有壁畫，其中一幅為

隨之而起，形成宋代客來敬茶的禮俗。見《南窗紀談》記載：「客至則設茶，欲去則設湯，不知起於何時。然上自官府，下至閭里，莫之或廢。」<sup>8</sup>也因為飲茶風氣的普及，對飲茶之道日益講究，帶動了茶具的發展。宋代流傳至今的茶書至少有二十四種<sup>9</sup>，遠遠超過唐五代時期的九種<sup>10</sup>，呈現了中國茶史研究的高峰，也讓後人得以一覽宋代的茶文化。

在宋代的茶書中，南宋審安老人的《茶具圖贊》最為特別。書中未述及烹茶之道或品茶之法，而是將十二件茶具，比擬為人，賦以官職、名號，並贊以德性。使茶具成為德治的載體，品茗之餘，間或思及做人與為官之道。是以本文即以《茶

墓主夫婦對坐宴飲圖；河南洛寧縣大宋村北 w 坡出土的葬於政和七年(1117)樂重進石棺左面的飲茶圖；1995 年發現於河南宜陽縣蓮莊鄉坡窰村的宋墓畫像石棺的飲茶圖等等，除了反映墓主人生時在人間的生活享樂情景，也貼切反映了宋代百姓的居家飲茶生活。沈冬梅：《宋代茶文化》(臺北：學海出版社，1999 年)，頁 210-211。

<sup>8</sup> 宋·無名氏：《南窗紀談》，頁 9。

<sup>9</sup> 宋代可考的茶書有：陶穀《茗荈錄》、葉清臣《述煮茶泉品》、歐陽修《大明水記》、蔡襄《茶錄》、宋子安《東溪試茶錄》、黃儒《品茶要錄》、沈括《本朝茶法》、唐庚《鬥茶記》、趙佶《大觀茶論》、曾慥《茶錄》、熊蕃《宣和北苑貢茶錄》、趙汝礪《北苑別錄》、魏了翁《邛州先茶記》、審安老人《茶具圖贊》、丁謂《北苑茶錄》、周絳《補茶經》、劉異《北苑拾遺》、沈括《茶論》、范逵《龍焙美成茶錄》、謝宗《論茶》、曾伉《茶苑總錄》、桑莊《茹芝續茶譜》、羅大經《建茶論》、佚名《北苑雜述》。說詳鄭培凱、朱自振主編：《中國歷代茶書匯編校注本》(香港：商務印書館，2007 年)，頁 23-24。沈冬梅則說：「宋代茶書的著述時間，幾乎與兩宋相始終。自北宋初年開始直至南宋中後期，一直都陸續有茶書出現。宋代流傳至今及可考的茶書約有三十種。陶穀《茗荈錄》、葉清臣《述煮茶泉品》、蔡襄《茶錄》、趙佶《大觀茶論》、宋子安《東溪試茶錄》、黃儒《品茶要錄》、熊蕃《宣和北苑貢茶錄》、趙汝礪《北苑別錄》、唐庚《鬥茶記》、沈括《本朝茶法》、審安老人《茶具圖贊》。以下諸書均已失傳：周絳《補茶經》、丁謂《北苑茶錄》、劉異《北苑拾遺》、沈立《茶法易覽》、沈括《茶論》、呂惠卿《建安茶用記》、王端禮《茶譜》、羅大經《建茶論》、蔡宗顏《茶山節對》、蔡宗顏《茶譜遺事》、曾伉《茶苑總錄》、章炳文《壑源茶錄》、桑莊《茹芝續譜》、范逵《龍焙美成茶錄》、劉異《北苑煎茶法》、佚名《北苑修貢錄》、《茶法總例》、《茶苑雜錄》與《茶雜文》。從陶穀《茗荈錄》到審安老人《茶具圖贊》，宋代完整傳世的茶書共有十一部，另周絳《補茶經》、丁謂《北苑茶錄》、劉異《北苑拾遺》、范逵《龍焙美成茶錄》、桑莊《茹芝續譜》五種尚可有所輯佚，其餘十六種茶書今皆不見。」沈冬梅：《茶與宋代社會生活》，頁 238-247。

<sup>10</sup> 唐五代時期可考的茶書有：陸羽《茶經》、張又新《煎茶水記》、蘇廙《十六湯品》、王敷《茶酒論》、陸羽《顧渚山記》、陸羽《水品》、裴汶《茶述》、溫庭筠《採茶錄》、毛文錫《茶譜》。說詳鄭培凱、朱自振主編：《中國歷代茶書匯編校注本》，頁 23。沈冬梅則說：「據不完全統計，唐代(包括五代)的茶書共有十四種，其中全文傳世的有四種，文已佚但仍可以從他書中約略輯出的有五種，另有五種則僅存目而無文。」沈冬梅：《茶與宋代社會生活》，頁 238。

具圖贊》為研究對象，討論其作者、宋代的茶具，並透過茶具的隱喻，分析其創作意圖。

## 二、《茶具圖贊》的作者

《茶具圖贊》一卷，未著撰人，僅目錄末行題「咸淳己巳五月夏至後五日審安老人書」。咸淳(1265~1274A.D.)為南宋度宗的年號，咸淳己巳年為咸淳五年，由此可知《茶具圖贊》成書於西元 1269 年。

《茶具圖贊》現存刊本有：(一)、明《欣賞編》戊集本，(二)、明汪士賢山居雜誌本(附在陸羽茶經後)，(三)、明孫大綬秋水齋刊本(附在陸羽茶經後)，(四)、明喻政《茶書》本，(五)、明胡文煥百家名書本，(六)、明胡文煥《格致叢書》本，(七)、文房奇書本(作《茶具》一卷，未見，諒即《茶具圖贊》)，(八)、明宜和堂茶經附刻本，(九)、明鄭燧茶經校刻本，(十)、《叢書集成初編》本等版本<sup>11</sup>。

關於《茶具圖贊》的作者，歷來多根據目錄末行題「咸淳己巳五月夏至後五日審安老人書」，認定出於審安老人。此外還有幾種說法：

### (一)《茶具圖贊》出於明人茅一相

《茶具圖贊》現存最早刊本，是明正德年間沈津編輯的《欣賞編》<sup>12</sup>。目錄前有明人茅一相<sup>13</sup>所作〈茶具引〉：

余性不能飲酒，間與客對春苑之葩，泛秋湖之月，則客未嘗不飲，飲未嘗不醉，予顧而樂之。一染指，顏且酡矣，兩眸子懵懵然矣。而獨耽味於茗，清泉白石，可以濯五臟之污，可以澄心氣之哲，服之不已，

<sup>11</sup> 鄭培凱、朱自振主編：《中國歷代茶書匯編校注本》，頁 150。

<sup>12</sup> 《欣賞編》收集宋、元人有關古玉、印章、文房、博戲、茶具、硯譜等文人生活方面的雜著彙輯而成，依天干為序，共分十集十四卷。分別為：甲集-《集古考圖》一卷，元朱德潤撰；乙集-《印章圖譜》一卷，宋王厚之考；丙集-《文房圖贊》一卷，宋林洪撰；丁集-《續文房圖贊》一卷，宋羅先登撰；戊集-《茶具圖贊》一卷；己集-《硯譜》一卷；庚集-《燕几圖》一卷，宋黃伯思撰；辛集-《古局象棋圖》一卷，宋司馬光撰；壬集-《譜雙》五卷，宋洪遵撰；癸集-《打馬圖》一卷，宋李清照撰。

<sup>13</sup> 茅一相，字康伯，明代歸安(今浙江吳興)人，號芝園外史、東海生、吳興逸人等，與王世貞(1526~1590)、顧元慶(1487~1565)等人同時，是萬曆時期的人。鄭培凱、朱自振主編：《中國歷代茶書匯編校注本》，頁 154。

覺兩腋習習清風自生，視客之沉酣醕醕，久而忘倦，庶亦可以相當之。嗟呼，吾讀《醉鄉記》，未嘗不神遊焉，而間與陸鴻漸、蔡君謨上下其議，則又爽然自釋矣。乃書此以博十二先生一鼓掌云。

庚辰秋七月既望，花溪里芝園主人茅一相撰並書<sup>14</sup>

因文末有「茅一相撰並書」字樣，故有《茶具圖贊》出於茅一相的說法。見清人丁立中於《八千卷樓書目》記載：「《茶具圖贊》一卷，明茅一相撰，茶書本。」<sup>15</sup>

然而《茶具圖贊》卷末亦附有明人朱存理的〈茶具圖贊跋〉，直言：「製茶必有其具，錫具姓而繫名，寵以爵，加以號，季宋之彌文。」<sup>16</sup>以《茶具圖贊》出於晚宋文人所撰，非撰於明代。且茅一相自書作於庚辰年秋七月既望，庚辰年是明神宗萬曆八年(1580A.D.)，較《茶具圖贊》目錄末所載的咸淳己巳年(1269A.D.)，整整遲了311年，顯見茅一相不可能是《茶具圖贊》的作者。

## (二)《茶具圖贊》分別出於審安老人與茅一相

清人瞿鏞於《鐵琴銅劍樓藏書目錄》記載：「《茶具圖贊》一卷，舊鈔本。不著撰人。〈目錄〉後一行題『咸淳己巳五月夏至後五日審安老人書』。以茶具十二各為圖贊，假以職官名氏。明胡文煥刻入《格致叢書》者，乃明茅一相作，別一書也。」<sup>17</sup>似主張《茶具圖贊》有兩本，一本為南宋審安老人所著，一本為明代茅一相所著。

對此說，鄭培凱、朱自振已指出：「此實屬誤會，實際是二而一的。只有一種，題作茅一相撰是錯誤的。因為雖然茅序所說：『乃書此以博十二先生一鼓掌云』，似乎有一些像是寫書後所作自序，但書中十二先生姓名之錄後仍然明明寫著『咸

<sup>14</sup> 嚴一萍輯選：《百部叢書集成·茶具圖贊》(臺北：藝文印書館，1966年)，頁1-2。本文所引《茶具圖贊》內容，皆出自《百部叢書集成》。因《百部叢書集成》係選輯宋以來著名之叢書一百部，依照原來刻本之樣式影印而成。內容還有輯、有補、有增、有刪、有訂、有辨。(輯者，輯前人之遺佚；補者，補前人所未備；增者，增宋元之善本；刪者，刪叢書之重複；訂者，訂提要之錯誤；辨者，辨撰人之偽謬。)是繼明之永樂大典，清之四庫全書後之最大叢書集成。

<sup>15</sup> 清·丁立中編：《八千卷樓書目》(臺北：廣文書局，1970年)，卷12，頁7。

<sup>16</sup> 嚴一萍輯選：《百部叢書集成·茶具圖贊》，頁14。

<sup>17</sup> 清·瞿鏞編：《鐵琴銅劍樓藏書目錄》(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頁403。

淳己巳五月夏至後五日審安老人書』，足證此書原是宋人寫的，茅氏不過為此書寫了一篇序文。」<sup>18</sup>對照同為明人的朱存理〈茶具圖贊跋〉：

製茶必有其具，錫具姓而繫名，寵以爵，加以號，季宋之彌文。然清逸高遠，上通王公，下逮林野，亦雅道也。贊法遷固，經世康國，斯焉攸寓，乃所願與十二先生周旋，賞山泉極品以終身，此間富貴也，天豈靳乎哉？<sup>19</sup>顯見朱存理見過《茶具圖贊》，故知其筆法。朱存理直言書出於晚宋文人之手，因此茅一相「書此以博十二先生一鼓掌云」之語，當如鄭培凱、朱自振所云，為茅一相替《茶具圖贊》所作的序。

### （三）《茶具圖贊》出於審安老人，審安老人即是董真卿

徐海榮《中國茶事大典》則根據宋末遺民多以室號自況，進而主張審安老人即董真卿。其云：「今考陳乃乾《室名別號索引》第九十八頁云：元代鄱陽董真卿書齋名『審安書室』。真卿乃董鼎子，受學於胡一桂，著有《周易會通》十四卷。宋末遺民，多以室號自況，董真卿為宋元之際人。」<sup>20</sup>

可是，董真卿，生卒年不詳。《宋元學案》對於董真卿僅記載：「雙湖門人，朱江五傳。董真卿，字季真，鄱陽人。深山先生鼎之子也。學于雙湖勿軒，著有《周易會通》十四卷。明楊士奇稱為集大成之書。子僕。」<sup>21</sup>雙湖先生，就是胡一桂<sup>22</sup>。據考證宋景定五年(1264A.D.)胡一桂領鄉薦時年十八。因鄉薦禮部不第，遂講學邑中，入元不仕<sup>23</sup>。《茶具圖贊》成書於西元 1269 年，時胡一桂年方二十

<sup>18</sup> 鄭培凱、朱自振主編：《中國歷代茶書匯編校注本》，頁 150。萬國鼎考朱存理字性甫，長洲(江蘇吳縣)人，博學工文，撰有《鐵網珊瑚》、《野航漫錄》、《吳郡獻徽錄》、《鶴岑隨筆》等書，正德間以布衣終。茅一相，歸安(浙江吳興)人，和顧元慶同時，大概是萬曆時期的人，至少比朱存理晚了五十年。可見朱的後序，在茅序之前幾十年，在茅一相作序之前早已有《茶具圖贊》了。

<sup>19</sup> 嚴一萍輯選：《百部叢書集成·茶具圖贊》，頁 14。

<sup>20</sup> 徐海榮主編：《中國茶事大典》(北京：華夏出版社，2000 年)，頁 590。

<sup>21</sup> 黃百家纂輯、全祖望修定：《宋元學案》(臺北：廣文書局，1971 年)，頁 1420。

<sup>22</sup> 胡一桂字廷芳，婺源人。宋末鄉貢進士。學者稱雙湖先生。清·厲鶚輯撰，《宋詩紀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 年)，頁 1937。

<sup>23</sup> 《宋史翼》卷 34《遺獻傳》：「胡一桂字廷芳，方平子，《易》學得於家庭，景定間領鄉薦，入元不仕。」據考證宋景定五年，即西元 1264 年。(日)今關壽麿編撰，《宋元明清儒學年表》(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2002 年)，頁 59。

三，董真卿之年歲又幼於胡一桂，是否會以室號自況「審安老人」？《茶具圖贊》善於援引典故，《尚書》、《詩經》、《易經》、《老子》、《論語》、《孟子》、《莊子》、《禮記》等隨手捻來，少年董真卿能否有此學養完成此書？諸多疑處。個人以為審安老人或另有他人，未必如徐海榮所言審安老人即董真卿是也。

對於《茶具圖贊》的作者，仍持保守看法，為南宋審安老人所撰。至於審安老人姓名、生平，暫無可考。

### 三、宋代的茶具

茶具會隨著飲茶方式而有所改變，唐中期以前，茶葉的主導形式是餅茶，食用方式是夾雜他物煮羹為飲<sup>24</sup>。但陸羽在《茶經》中，斥之為「溝渠間棄水耳」<sup>25</sup>，極力提倡煎煮末茶法。《茶經》所列二十五件茶器：風爐（灰承）、筥、炭槌、火筴、鍤、交床、夾、紙囊、碾（拂末）、羅合、則、水方、澆水囊、瓢、竹筴、齏盞（揭）、熟盂、盃、畚、札、滌方、滓方、巾、具列、都籃，即為煎煮末茶時所用的茶具。

宋代團茶<sup>26</sup>的製作技術更為進步，出現研膏茶、臘面茶、佳品京錠等特級茶<sup>27</sup>。團茶（餅茶）的飲法，皆將之研碾成末，唐代是將茶末投鍤（茶釜或茶鑪）煮飲，故稱「煮茶」或「煎茶」；宋代則是撮末於碗，以茶瓶注湯點啜，故又稱「點茶」<sup>28</sup>。宋代上至官府下至百姓，皆以點茶品茗，並認為「茶之佳品，皆點啜之，其煎啜之者皆常品也。」<sup>29</sup>

<sup>24</sup> 陸羽《茶經》曰：「飲有飲有摘茶、散茶、末茶、餅茶者，乃斫、乃熬、乃煬、乃舂，貯于瓶缶之中，以湯沃焉，謂之庵茶。或用蔥、薑、棗、橘皮、茶萸、薄荷之等，煮之百沸，或揚令滑，或煮去沫。斯溝渠間棄水耳，而習俗不已。」頁 12。

<sup>25</sup> 陸羽：《茶經》，頁 12。

<sup>26</sup> 團茶亦即唐代所稱的餅茶，屬於固形茶。團茶、餅茶、臘茶在宋人詩文中屢屢出現，名稱常相互為用。

<sup>27</sup> 研膏、臘面的意思是團茶表面發光之意，由此可知已能製造特級品了。朱小明編：《茶史茶典》（臺北：世界文物出版社，1990年），頁 92。

<sup>28</sup> 唐代對木製藥研碾出的粗茶末已很滿足，但到宋代為了要求細末，改以金屬製藥研磨製。羅合與唐代相同，茶匙為金銀或鐵製的上品。以茶匙盛茶末放入碗中，用湯瓶中的開水分七次注入。七次都以茶匙在盃中攪動，就是點茶法。朱小明編：《茶史茶典》，頁 93。

<sup>29</sup> 王觀國《學林》語，轉引自廖寶秀：《宋代喫茶法與茶器之研究》（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1996年），頁 28。

宋代記載點茶茶具的茶書，前有北宋蔡襄的《茶錄》<sup>30</sup>、宋徽宗的《大觀茶論》<sup>31</sup>，後有南宋審安老人的《茶具圖贊》<sup>32</sup>。蔡襄《茶錄》所記載的茶具有九樣：茶焙、茶籠、砧椎、茶鈴、茶碾、茶羅、茶盞、茶匙與湯瓶。宋徽宗《大觀茶論》記載了五樣茶具：羅碾、盞、筩、餅、杓。審安老人《茶具圖贊》則記載了十二樣茶具：韋鴻臚、木待制、金灑曹、石轉運、胡員外、羅樞密、宗從事、漆雕密閣、陶寶文、湯提點、竺副帥、司職方。依其用途，列表於下：

用途	《茶錄》	《大觀茶論》	《茶具圖贊》
藏茶	茶焙		韋鴻臚(茶焙)
	茶籠		
炙茶	茶鈴		
碾茶	砧椎		木待制(砧椎)
	茶碾	羅碾	金法曹(茶碾)
			石轉運(茶磨)
			宗從事(茶帚)
羅茶	茶羅		羅樞密(茶羅)
候湯	湯瓶	餅	湯提點(湯瓶)
燴盞	茶盞	盞	陶寶文(茶盞)
			漆雕密閣(茶托)
點茶	茶匙	筩	竺副帥(茶筩)
		杓	胡員外(茶杓)
清潔			司職方(茶巾)

以下就點茶步驟的先後，討論北宋至南宋的茶具沿革：

### (一) 藏茶時所用的茶具

蔡襄《茶錄》是宋代有關點茶法的最早專文記錄<sup>33</sup>，依其記載，點茶的前置

<sup>30</sup> 成書於皇祐年間(1049~1053年，1064年梓行)。

<sup>31</sup> 成書於大觀元年(1107年)。

<sup>32</sup> 成書於咸淳五年(1269年)。

<sup>33</sup> 《茶錄》是目前現存宋代茶書中最早的完整的茶書，是宋代有關點茶法的最早專文記錄。在此之前，宋代多種茶藝方法不僅沒有主導的方法，而且也沒有專門文字記錄，

作業，首先得「藏茶」，「以蒻葉封裹入焙中，兩三日一次，用火常如人體體溫，以禦濕潤。若火多，則茶焦不可食。」<sup>34</sup>此時所需的茶具，就是「茶焙」<sup>35</sup>。關於茶焙，蔡襄《茶錄》云：

茶焙編竹為之，裹以蒻葉蓋其上，以收火也；隔其中，以有容也。納火其下，去茶尺許，常溫溫然，所以養茶色香味也<sup>36</sup>。

說明北宋的茶焙是以竹編而成的竹籠。在南宋的《茶具圖贊》中，亦有類似茶焙的茶具，審安老人命之曰「韋鴻臚」。關於韋鴻臚的材質為何，審安老人並無說明。林瑞萱認為：「韋就是圍，有包圍或籠之意，鴻臚可能是風爐的諧音詞。如此韋鴻臚則是用竹籠包圍著的風爐。」<sup>37</sup>林瑞萱並根據審安老人號韋鴻臚為「四窗閑叟」，認為：「四窗閑叟很明顯是指陸羽風爐。因為陸羽《茶經·四之器》講到風爐有：『……其三足之間設三窗、底一窗以為通燄漏燼之所。』因此共有四窗，故稱四窗閑叟。」<sup>38</sup>但是根據《茶具圖贊》所繪之圖，韋鴻臚並非呈現類似風爐的鼎形，且無四窗的設計，所以個人以為應該不是風爐，而是茶焙。如王建榮與郭丹英所言，韋鴻臚「即茶焙籠，以竹編制而成，竹編時有四方洞眼，所以稱之為四窗閑叟。」<sup>39</sup>

廖寶秀根據《茶具圖贊》所繪韋鴻臚圖，認為其是「以蘆葦編成的帶蓋篋籠」<sup>40</sup>，因為「韋與葦同音，審安老人所列十二茶器名之首字即大多為茶器之質地，再接以職官名稱，如『木』待制、『金』法曹、『石』轉運等等，準此以觀，韋應該就是蘆葦。」<sup>41</sup>丁以壽則認為：「茶被乃編竹為之，本應以『竹』為姓。因下面有茶筴以『竹』為姓，故這裡不以『竹』為姓。古代竹簡多用『韋編』，即用皮繩

這方面的內容主要零星散見在時人的詩文之中。沈冬梅：《宋代茶文化》，頁 47。

<sup>34</sup> 蔡襄：《茶錄》[叢書集成初編](北京：中華書局，1985年)，頁 2。

<sup>35</sup> 宋徽宗《大觀茶論》茶器中並無言及焙器，在「藏焙」項下卻提及焙器的使用方法，或許宋徽宗認為茶焙為製茶時的焙茶用具，而不是喫茶用器。廖寶秀：《宋代喫茶法與茶器之研究》，頁 44。

<sup>36</sup> 蔡襄：《茶錄》，頁 3。

<sup>37</sup> 林瑞萱：《中國歷代茶器》(臺北：武陵出版有限公司，2006年)，頁 86。

<sup>38</sup> 同前註，頁 87。

<sup>39</sup> 王建榮、郭丹英：《中國老茶具圖鑑》(北京：中國輕工業出版社，2007年)，頁 72。

<sup>40</sup> 廖寶秀：《宋代喫茶法與茶器之研究》，頁 44。

<sup>41</sup> 同前註。

編連竹板，故以『韋』為姓。」<sup>42</sup>因歷來茶具圖鑑書籍皆以韋鴻臚為竹編，且對照《茶具圖贊》附圖，亦以竹編為近(如為蘆葦，間縫應更密實)，個人認為丁以壽的說法，較為可能。

團茶不須烘焙貯藏時，就以蒹葉密封，盛於茶籠，置於高處，避免受潮<sup>43</sup>。蔡襄《茶錄》載有「茶籠」，《茶具圖贊》未見，可能是因為南宋時茶籠已無特定型制，漆匣或奩篋之屬都可為之<sup>44</sup>。

## (二) 炙茶時所用的茶具

藏茶之後，是「炙茶」。見蔡襄《茶錄》云：「茶或經年，則香色味皆陳。於淨器中，以沸湯漬之，刮去膏油一兩重乃止，以鈴箝之，微火炙乾，然後碎碾。若當年新茶，則不用此說。」<sup>45</sup>炙茶使用的器具就是蔡襄《茶錄》中所載：「屈金鐵為之，用以炙茶」<sup>46</sup>的「茶鈴」。對此，《茶具圖贊》略之未載。或因審安老人乃就新茶論之，新茶無須再炙，故略而不述。

## (三) 碾茶時所用的茶具

接著就進入點茶的步驟，首先得先「碾茶」。宋人點試茶之前才碾茶，平時不碾好備用，免得經宿，茶氧化變色<sup>47</sup>。據蔡襄《茶錄》記載：「碾茶先以淨紙密裹椎碎，然後熟碾」<sup>48</sup>，也就是先敲碎再碾。北宋碾茶用具是「砧椎」與「茶碾」，蔡襄《茶錄》云：「砧以木為之，椎或金或鐵，取於便用」<sup>49</sup>，「茶碾以銀或鐵為之。黃金性柔，銅及瑜石皆能生銹，不入用。」<sup>50</sup>宋徽宗《大觀茶論》亦載有羅碾，說道：「碾以銀為上，熟鐵次之。……凡碾為製，槽欲深而峻，輪欲銳而薄。」

<sup>42</sup> 丁以壽：〈《茶具圖贊》疏解〉，《農業考古》2009年第2期，頁99。

<sup>43</sup> 蔡襄《茶錄》云：「茶不入焙者，宜密封，裹以蒹，籠盛之，置高處，不近濕氣。」頁3。

<sup>44</sup> 宋詩中出現的貯茶器有書篋、匱、茗篋、茗籠、漆篋、篋筭、奩等等，匱奩形制相同，為較高的圓筒奩形；書篋、茗篋、漆篋、篋筭則為長方盒形。茶籠、茗篋除竹漆製之外，尚有以金銀或鐵為之的。廖寶秀：《宋代喫茶法與茶器之研究》，頁47-48。

<sup>45</sup> 蔡襄：《茶錄》，頁2。

<sup>46</sup> 同前註，頁3。

<sup>47</sup> 廖寶秀：《宋代喫茶法與茶器之研究》，頁32。

<sup>48</sup> 同註45。

<sup>49</sup> 同註45，頁3。

<sup>50</sup> 同註45，頁4。

<sup>51</sup>審安老人於《茶具圖贊》稱砧椎為「木待制」，說明南宋砧椎皆是以木為之；稱茶碾為「金法曹」，說明南宋茶碾以金屬為之。至於何種金屬，雖未交代，但應該亦如北宋以銀與熟鐵為主要材料。

不同的是，南宋更多了「茶磨」與「茶帚」，《茶具圖贊》的「石轉運」與「宗從事」可為明證。丁以壽指出：「蔡襄《茶錄》、宋徽宗《大觀茶論》皆未記茶磨，茶磨之用當流行於北宋後期以後。……蘇軾在〈次韻黃夷仲茶磨〉詩中寫道：『前人初用茗飲時，煮之無問葉與骨。浸窮厥味白始用，復計其出碾方出。計盡功極至於磨，信哉智者能創物。』」<sup>52</sup>茶帚則是與茶磨配合為用，用以篩分茶末。南宋的茶磨是石頭作的(石轉運)，茶帚則是以椰棕樹植物纖維毛(棕毛)製成。

#### (四) 羅茶時所用的茶具

碾完茶，接著是「羅茶」，將碾好的茶末放入茶羅中細篩。宋代飲茶強調「入湯輕泛，粥面光凝，盡茶色」<sup>53</sup>，所以茶末越細越好，「羅細則茶浮，粗則水浮」<sup>54</sup>，因此茶羅「以絕細為佳」<sup>55</sup>。茶羅的材質，蔡襄《茶錄》云：「羅底用蜀東川鵝溪畫絹之密者」<sup>56</sup>，宋徽宗《大觀茶論》也云：「羅欲細而面緊，則絹不泥而常透。」<sup>57</sup>說明北宋的茶羅以絹絲為上。《茶具圖贊》唯言「羅樞密」，以諧音表示茶羅的細密，而未言其材質。但絹絲網孔密且韌度高，南宋茶羅當亦以絹絲為上。

#### (五) 候湯時所用的茶具

「候湯」也就是燒水，宋代用瓶煮水，因為看不到水沸的情形，所以很難掌握火候。見蔡襄《茶錄》云：「候湯最難，未熟則沫浮，過熟則茶沉。前世謂之蟹眼者，過熟湯也。沉瓶中煮之不可辯，故曰候湯最難。」<sup>58</sup>候湯時所用的茶具，就是「湯瓶」。蔡襄《茶錄》記載：「瓶要小者易候湯。又點茶注湯有準。黃金為

<sup>51</sup> 宋徽宗：《大觀茶論》，鄭培凱、朱自振主編：《中國歷代茶書匯編校注本》，頁 105。

<sup>52</sup> 丁以壽：〈《茶具圖贊》疏解〉，《農業考古》2009 年第 2 期，頁 100。

<sup>53</sup> 同註 51。

<sup>54</sup> 蔡襄：《茶錄》，頁 4。

<sup>55</sup> 同前註。

<sup>56</sup> 同註 54。

<sup>57</sup> 同註 51。

<sup>58</sup> 同註 54，頁 2。

上，人間以銀鐵或瓷石為之。」<sup>59</sup>宋徽宗《大觀茶論》也提到「餅」，主張：「瓶宜金銀，大小之制，惟所裁給。注湯利害，獨瓶之口嘴而已。嘴之口欲大而宛直，則注湯力緊而不散。嘴之末欲圓小而峻削，則用湯有節而不滴瀝。蓋湯力緊則發速有節，不滴瀝，則茶面不破。」<sup>60</sup>可見北宋的湯瓶有黃金、銀、鐵、瓷、石等材質。

審安老人於《茶具圖贊》中稱湯瓶為「湯提點」，未言其材質。黃金製作的湯瓶是皇室以及上層階級所使用的茶具，一般民間可能以陶瓷為主。因為從出土的宋代茶具觀之，南、北方瓷窯都有生產，尤其是南方的越窯、龍泉窯以及景德鎮青白瓷，湯瓶更是大量出現<sup>61</sup>。

#### （六）燂盞時所用的茶具

點茶之前，先用開水沖滌茶盞，謂之「燂盞」。蔡襄《茶錄》云：「凡欲點茶，先須燂盞，令熱冷，則茶不浮。」<sup>62</sup>燂盞的目的，是為了預熱，便於茶能充分泡開，不至沉澱杯底。蔡襄《茶錄》認為好的茶盞，「宜黑盞，建安所造者紺黑，紋如兔毫，其杯微厚，燂之久熱難冷，最為要用。出他處者，或薄或色紫，皆不及也。其青白盞，鬪試家自不用。」<sup>63</sup>宋徽宗《大觀茶論》也認為茶盞，「盞色貴青黑，玉毫條達者為上，取其煥發茶采色也。底必差深而微寬，底深則茶直，易以取乳；寬則運筯旋徹，不礙擊拂。然須度茶之多少，用盞之小大。盞高茶少，則掩蔽茶色；茶多盞小，則受湯不盡。盞惟熱，則茶發力耐久。」<sup>64</sup>二者都主張如兔毫紋路的黑盞最適宜呈顯出茶色。蔡襄強調盞坯要微厚，便於聚熱；宋徽宗強調盞底要略微寬深，以便點茶。

《茶具圖贊》中將茶盞稱之為「陶寶文」，說明其為陶瓷材質。根據審安老人賦與茶盞的姓名字號：「陶寶文：去越，自厚，兔園上客」<sup>65</sup>，丁以壽釋曰：「文者『紋』也，指兔毫紋，兔毫紋非常名貴，故稱寶文。唐、五代煎茶，茶盞最重

<sup>59</sup> 蔡襄：《茶錄》，頁4。

<sup>60</sup> 宋徽宗：《大觀茶論》，鄭培凱、朱自振主編：《中國歷代茶書匯編校注本》，頁105。

<sup>61</sup> 王建榮、郭丹英：《中國老茶具圖鑑》，頁80。

<sup>62</sup> 同註59，頁3。

<sup>63</sup> 同註59。

<sup>64</sup> 同註60。

<sup>65</sup> 嚴一萍輯選：《百部叢書集成·茶具圖贊》，頁10。

越窯青瓷。宋代點茶，最重建窯黑瓷，捨越窯而用建窯，故名『去越』。因建窯蓋『其坯微厚』，故字『自厚』，建蓋『紋如兔毫』，因號『兔園上客』。<sup>66</sup>可知南宋的茶蓋，和北宋一樣，以建安窯產的黑釉兔毫蓋<sup>67</sup>為最。

盞托是用來承托茶盞，防止茶盞燙指，《茶具圖贊》稱之為「漆雕秘閣」。據李匡義《資暇錄》卷下記載：「始建中(780~783年)，蜀相崔寧之女以茶盅無襯，病其燙指，取牒子承之。既啜而盅傾，乃以蠟環牒子之央，其盅遂定。即命匠以漆環代蠟，進於蜀相。蜀相奇之，為制名而話於賓親，人人為便，用於代。是後，傳者更環其底，愈新其制，以致百狀焉。」說明盞托早在兩晉時期就已出現，並有考古實物資料為證。宋代盞托形制多樣，多以漆制，且以素色漆或雕漆為多<sup>68</sup>。關於「漆雕」，丁以壽進一步說道：「宋代盞托多木製，大概取其隔熱與輕便。從遼墓壁畫來看，茶托施漆，且常以紅黑二色。『漆雕』是一種工藝，南宋時期，漆雕中有一種工藝稱為『剔犀』，是用兩種或三種色漆在器物上有規律地逐層積累起來，至相當厚度，趁漆未乾時用刀剔刻出雲鈎、香草等圖案花紋，在刀口斷面上可以看見不同的色層。從《茶具圖贊》的盞托圖來看，布滿黑白相間的雲紋，是一件漆雕盞托。」<sup>69</sup>由此可見，南宋對盞托之重視，其不僅為隔熱之用，亦為藝術工藝的展現。

### (七) 點茶時所用的茶具

點茶的第一步驟是調膏，一般每碗茶的用量是一錢匕左右，放入茶碗中後先注入少量開水，將其調成極均勻的茶膏，然後一邊注入開水一邊用茶匙擊拂。見蔡襄《茶錄》云：「鈔茶一錢匕，先注湯調令極勻，又添注入環迴擊拂。」<sup>70</sup>點茶所用的茶具為「茶匙」，蔡襄《茶錄》認為：「茶匙要重，擊拂有力。黃金為上，

<sup>66</sup> 丁以壽：〈《茶具圖贊》疏解〉，《農業考古》2009年第2期，頁102。

<sup>67</sup> 黑釉茶盞的大量出現，完全是由於宋代點茶與鬥茶的風氣使然，宋代點茶、鬥茶的茶色皆尚白，青瓷與白瓷對茶色都缺乏映襯功能，只有黑釉盞最能映襯茶色。自蔡襄與宋徽宗提倡後，取用黑釉盞就成為宋代點茶茶藝中的定式。宋代黑釉茶盞均不是純黑，為蔡襄與宋徽宗所推重的兔毫盞，便是因釉色與燒製溫度不同而在盞面形成銀褐色兔毫狀紋飾者。沈冬梅：《宋代茶文化》，頁102。

<sup>68</sup> 王建榮、郭丹英：《中國老茶具圖鑑》，頁76。

<sup>69</sup> 同註66。

<sup>70</sup> 蔡襄：《茶錄》，頁3。

人間以銀鐵為之。竹者輕，建茶不取。」<sup>71</sup>進入北宋後期，茶筴取代茶匙。見宋徽宗《大觀茶論》曰：「茶筴以筴竹老者為之，身欲厚重，筴欲疏勁，本欲壯而未必眇，當如劍脊(之狀)。(蓋身厚重，則操之有力而易於運用，筴疏勁如劍脊)，則擊拂雖過而浮沫不生。」<sup>72</sup>

茶筴形狀類似細長的竹刷子，筴刷根部是根粗梢細剖開的眾多竹條，與茶匙的形狀完全不同，顯示北宋的點茶方式有所變革。沈冬梅認為筴：「可以在以前茶匙擊拂茶湯的基礎上之同時對茶湯進行梳弄，使點茶的進程較受點茶者控制，也使點茶效果較如點茶者的意願。」<sup>73</sup>審安老人《茶具圖贊》中的「筴副帥」，就是宋徽宗《大觀茶論》中的「筴」。筴者竹也，說明南宋點茶也是以筴為之，以竹製成。

點茶時需要注水，蔡襄《茶錄》並未記載其用具，宋徽宗《大觀茶論》則明書其為「杓」。見宋徽宗《大觀茶論》曰：「杓之大小，當以可受一盞茶為量。過一盞則必歸其餘，不及則必取其不足。傾杓煩數，茶必冰矣。」<sup>74</sup>杓可能延續唐代，以梨木為之<sup>75</sup>。然審安老人於《茶具圖贊》命之為「胡員外」，可知南宋茶杓為葫蘆製成<sup>76</sup>。

#### (八) 清潔時所用的茶具

唐代陸羽《茶經》有記載「巾」，云：「巾以縲布為之，長二尺，作二枚，玄用之，以潔諸器。」<sup>77</sup>蔡襄《茶錄》與宋徽宗《大觀茶論》皆未述之，可能因為巾是清潔之用。但審安老人於《茶具圖贊》命之曰「司職方」。丁以壽指出：「茶巾以絲或紗織成，絲、司同音，故以司為姓。……職諧音織，方指方巾，絲織方巾，故爵以職方。」<sup>78</sup>審安老人又替巾取字「如素」，可知，南宋茶巾以素色為主，

<sup>71</sup> 蔡襄：《茶錄》，頁4。

<sup>72</sup> 宋徽宗：《大觀茶論》，鄭培凱、朱自振主編：《中國歷代茶書匯編校注本》，頁105。

<sup>73</sup> 沈冬梅：《宋代茶文化》，頁86。

<sup>74</sup> 同註72。

<sup>75</sup> 陸羽《茶經》曰：「瓢，一曰犧杓。……犧，木杓也，今當用以梨木為之。」頁8。

<sup>76</sup> 自唐以來，茶瓢除了以梨木製成，亦有以葫蘆製成，見陸羽《茶經》於茶之器云：「瓢，一曰犧杓，剖瓢為之，或刊木為之。晉舍人杜毓〈筴賦〉云：『酌之以匏。』匏、瓢也，口闊脰薄，柄短。」陸羽：《茶經》，頁8。

<sup>77</sup> 同前註，頁10。

<sup>78</sup> 丁以壽：〈《茶具圖贊》疏解〉，《農業考古》2009年第2期，頁102。

沒有華麗繡繪於上。

綜上所述，可知南宋點茶時所用的茶具大致與北宋相同，只是碾茶時，多了茶磨與茶帚，顯示南宋人對茶末絕細的極致要求。而木製盞托的精緻造形，則呈現南宋人在隔熱要求之外，對品茗的美感追求。值得說明的是，雖然北宋蔡襄《茶錄》與宋徽宗《大觀茶論》皆未言及盞托，但就傳世或出土的宋代茶具觀之，盞托一般都是用與盞同樣質地的陶土燒製而成，如：定窯、湖田窯、耀州窯等諸大窯的茶盞都有與之相匹配的盞托，唯獨建安窯的兔毫盞沒有<sup>79</sup>。王建榮與郭丹英認為以漆器盞托代替陶瓷盞托，可能是因為漆器大多體輕胎薄，使用方便；而且漆盞托恰可彌補黑釉盞外壁露胎的缺陷<sup>80</sup>。

而點茶時，南宋完全以筴取代茶匙，便利點茶者可以隨心所欲刷弄湯末，勾勒點茶者所想要的圖案，更是大大超越茶匙的擊拂效果，使點茶成為精緻藝術的展現。

#### 四、茶具的隱喻

審安老人之《茶具圖贊》，為我們瞭解宋代的茶具與點茶文化，提供重要的依據。而其根據材質、形狀、用途、掌故為各種茶具命名、取字號、封官爵，並加贊語。將茶具擬人化，看似遊戲之文，卻寓藏著治道理想。說明如下：

##### （一）韋鴻臚

文鼎 景暘 四窗閑叟

贊曰：祝融司夏，萬物焦爍，火炎昆岡，玉石俱焚，爾無與焉。乃若不使山谷之英墮於塗炭，子與有力矣。上卿之號，頗著微稱<sup>81</sup>。

<sup>79</sup> 沈冬梅認為這種獨特的現象，可能有兩種解釋：一是建安窯盞坯都較厚，直接端拿也不燙手；二是兔毫盞之類的黑釉盞用的不是瓷製的盞托，而是像《茶具圖贊》的「漆雕秘閣」一樣，用的是漆木盞托。這種盞與托異質的情況，在中國茶具史中殊為少見。沈冬梅：《宋代茶文化》，頁 88。

<sup>80</sup> 王建榮、郭丹英：《中國茶具流變圖鑑》，頁 48。

<sup>81</sup> 嚴一萍輯選：《百部叢書集成·茶具圖贊》，頁 1。

「韋鴻臚」即茶焙，「韋」為材質，審安老人假以為姓；「鴻臚」，官名，西漢以來鴻臚為九卿之一。北齊始置鴻臚寺為其署，掌蕃客朝會、吉凶弔祭。宋承唐制，設判寺事一人，以朝官以上充任<sup>82</sup>。審安老人取其與「烘籠」、「烘爐」音近而名之<sup>83</sup>。鴻臚寺的職掌是接待外賓、負責重大集會與典禮。宋代客來敬茶，茶焙為待客的茶具，而且是點茶的第一步驟，審安老人擬以「鴻臚」為其職司，比喻十分巧妙。

「文鼎」，文火之爐，正如茶焙爐火常溫<sup>84</sup>。「鼎」最初是一種炊具，後來上升為禮器，成為權力的象徵。見《左傳·宣公三年》記載：「楚子問鼎之大小輕重焉。(王孫滿)對曰：『在德不在鼎。昔夏之方有德也，遠方圖物，貢金九牧，鑄鼎象物，百物而為之備，使民知神姦。故民入川澤山林，不逢不若，螭魅罔兩，莫能逢之。用能協于上下，以承天休。桀有昏德，鼎遷于商，載祀六百。商紂暴虐，鼎遷于周。……周德雖衰，天命未改，鼎之輕重，未可問也。』」<sup>85</sup>說明「鼎」在夏、商、周三代，被奉為象徵國家政權的傳國寶器。

「景暘」，林瑞萱認為：「可能是景陽，暘是初生的太陽。景陽是山名，在湖南省茶陵縣之東，山上茶樹很多，又稱茶山。相傳指導百姓種茶的炎帝神農事就埋葬在此地，此地產錒、鐵、錫。」<sup>86</sup>日出為一日之始，象徵萬物的開始。審安老人以「鴻臚」為職，以「文鼎」為名，「景暘」為字，正有立國以禮，外交以禮的隱喻。

「四窗閑叟」，乃以茶焙外形為號。茶焙以竹編製而成，竹編時有四方洞眼，所以稱之為四窗閑叟<sup>87</sup>。

贊語「火炎崑岡，玉石俱焚」，出自《尚書·胤征》。夏時，仲康因主管天地四時曆數的羲和縱酒享樂，荒忽職守，遂命胤侯征討。胤侯出征時作〈胤征〉為誓師之詞，誓詞中就有：「火炎崑岡，玉石俱焚。天吏逸德，烈于猛火。」<sup>88</sup>之語。諭示為政者不可荒逸失德，塗炭生民。「不使山谷之英墮於塗炭」，原指茶焙納火

<sup>82</sup> 邱樹森主編：《中國歷代職官辭典》(臺北：商鼎文化出版社，1994年)，頁773。

<sup>83</sup> 丁以壽：〈《茶具圖贊》疏解〉，《農業考古》2009年第2期，頁99。

<sup>84</sup> 同前註。

<sup>85</sup> 晉·杜預：《春秋經傳集解》(臺北：新興書局有限公司，1992年)，頁153。

<sup>86</sup> 林瑞萱：《中國歷代茶器》，頁87。

<sup>87</sup> 王建榮、郭丹英：《中國老茶具圖鑑》，頁72。

<sup>88</sup> 屈萬里：《尚書集釋》(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83年)，頁311。

其下，去茶尺許，不使茶焦。綜而觀之，審安老人讚美韋鴻臚，維護團茶，免於焦火之苦，未嘗不可引申為期勉鴻臚之官，在混沌亂世，推行禮制，使上下有序，內外有分，以救百姓免於塗炭之苦。

## （二）木待制

利濟 忘機 隔竹居人

贊曰：上應列宿，萬民以濟，稟性剛直，摧折彊梗，使隨方逐圓之徒，不能保其身，善則善矣，然非佐以法曹，資以樞密，亦莫能成厥功<sup>89</sup>。

「木待制」即砧椎，「木」為材質，審安老人假以為姓；「待制」為職官名，漢代又名「待詔」，有等待詔令之意，非正式官職。唐代的翰林院，即為待詔之所，故開初不稱為學士，而稱為翰林待詔、翰林供奉。其職責是作為皇帝的文學侍從、備顧問、擬文稿<sup>90</sup>。宋代采其意，於館閣直學士以下置「待制」，始為官名<sup>91</sup>。

砧椎用以碎茶以待碾磨之用，故以「待制」表其意。而碎茶以利碾磨之用，故名「利濟」。茶臼中空(心虛)，無心則「忘機」<sup>92</sup>。細考審安老人之取名，實有深意。「待制」雖無實權，但常為皇帝起草各種文件，若能忘卻利慾巧詐、不計個人榮辱(忘機)，一心以民為念，當能善盡諫責，為天下蒼生謀利(利濟)。

「隔竹居人」，乃言砧椎之用，團茶由茶焙拿出後，再進行碎茶與碾茶，因與茶焙總是同時使用，茶焙以竹編為之，故號砧椎為隔竹居人。

贊語「上應列宿，萬民以濟」，出自《周易·繫辭下傳》：「斷木為杵，掘地為

<sup>89</sup> 嚴一萍輯選：《百部叢書集成·茶具圖贊》，頁3。

<sup>90</sup> 說詳袁庭棟：《古代職官漫話》(成都：巴蜀書社，1992年)，頁97-98。

<sup>91</sup> 瞿蛻園：《歷代職官簡釋》，轉引自羅寧：〈漢待詔考〉，《漢唐小說觀念論稿》(成都：巴蜀書社，2009年)，頁2。

<sup>92</sup> 丁以壽：〈《茶具圖贊》疏解〉，《農業考古》2009年第2期，頁99。林瑞萱指出「利濟」語出《宅經》：「金玉之獻，未足為珍，利濟之徒，莫大於此。」《宅經》相傳為黃帝所撰，二卷，是相家宅的書。忘機就是忘卻或滌淨與人計較或巧詐虛偽的心機。李白有〈下終南山過斛斯山人宿置酒詩〉：「我醉君復樂，陶然共忘機。」隔竹居人則可能是從柳宗元的茶詩〈夏晝偶作〉：「南州溽暑醉如酒，隱几熟眠開北牖。日午獨覺無餘聲，山童隔竹敲茶臼。」而來，是很有茶趣的一個外號。林瑞萱：《中國歷代茶器》，頁89。

白，白杵之利，萬民以濟。」<sup>93</sup>砧椎正有類似杵臼之用。「隨方逐圓」，指團茶形狀或圓或方；「摧折彊梗」，指碎碾茶末。因為光靠砧椎，還無法研茶成末，所以「非佐以法曹，資以樞密，亦莫能成厥功」，需要再經過茶碾(金法曹)與茶羅(羅樞密)，才能製成茶末。原句雖言砧椎，何嘗不可引申為為官之道。「上應列宿，萬民以濟，稟性剛直，摧折彊梗，使隨方逐圓之徒，不能保其身，善則善矣，然非佐以法曹，資以樞密，亦莫能成厥功。」在朝為官，應以百姓為心，正直行事，不畏強權，讓逐名趨利之輩，相形見絀。但這樣不免會招來忌害，所以還需要完整的司法體系與獎懲機制，才能無後顧之憂。

### (三) 金法曹

研古 轆古 元錯 仲鏗 雍之舊民 和琴先生

贊曰：柔亦不茹，剛亦不吐，圓機應用，一皆有法，使強梗者不得殊軌亂轍，豈不韙與<sup>94</sup>。

「金法曹」即茶碾，「金」為材質，審安老人假以為姓；「法曹」，官署名，此處借以為官名。法曹，漢始置，掌郵遞驛傳制度。《後漢書·百官志》：「法曹，主郵驛科程事。」魏、晉沿置，唐為地方司法機關。《新唐書·百官志》：「法曹，司法參軍事，掌鞫獄麗法，督盜賊，知贓賄沒入。」宋沿唐制，設司錄、參軍等職官<sup>95</sup>。茶碾為金屬製成，中有槽，茶置槽中以碾成細末。曹、槽諧音。碾槽要深峻，如宋徽宗《大觀茶論》曰：「凡碾為製，槽欲深而峻，輪欲銳而薄。」<sup>96</sup>才便於碾茶成末，可以引申為執法的官吏要秉公執法，毋枉毋縱。

「研古」與「轆古」，雖取義於碾輪的碾輾，但「研」又有深入探究之意，「轆」可延伸為車行經的軌跡，所以研古、轆古可引申為審古知今、鑒往知來的意思。

「元錯」的元有善的意思，而錯是鐵的別稱，因此元錯就是佳善的鐵，

<sup>93</sup> 明·來知德：《周易集註》[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6年)，卷14，頁12。

<sup>94</sup> 嚴一萍輯選：《百部叢書集成·茶具圖贊》，頁4。

<sup>95</sup> 邱樹森主編：《中國歷代職官辭典》，頁366。

<sup>96</sup> 宋徽宗：《大觀茶論》，鄭培凱、朱自振主編：《中國歷代茶書匯編校注本》，頁105。

意指茶碾是由質地良好的鐵鑄造而成<sup>97</sup>。「仲鏗」的仲是樂器名，同「箛」（箛是簫的一種，好像笛子）；鏗是金石相擊或投置琴瑟的聲音，因此仲鏗可能是比喻茶碾碾茶的聲音像樂器箛的聲音<sup>98</sup>。故以「和琴先生」為號。

而「雍之舊民」可能就是指雍人。雍人，古官名，掌理割烹等事的官員。與金法曹之碾碎磨細茶銚、茶餅有同理之處<sup>99</sup>。

贊語「柔亦不茹，剛亦不吐」，出自《詩經·大雅·蒸民》：「人亦有言，柔則茹之，剛則吐之。維仲山甫，柔亦不茹，剛亦不吐，不侮矜寡，不畏彊禦。」<sup>100</sup>用以形容人正直不阿，不欺軟怕硬。「圓機應用，一皆有法」，碾輪為圓形，在碾槽內滾動，比喻行止有範，依法而行。

林瑞萱認為：「『圓機』就是『環中』，也就是空虛而無是無非的境界，為周轉變化的中樞。語出《莊子·盜跖》：『若是若非，執而圓機；獨成而意，與道徘徊。』意思是『或是是或是非也罷，只要牢牢地掌握循環變化的中樞，獨自完成你的心意，跟隨著大道往返進退。』」<sup>101</sup>個人認為此說恐太過延伸，審安老人應只是取碾輪意象，以喻公正執法。如此才能銜接下文「使強梗者不得殊軌亂轍」，使仗勢強梁之徒也不敢胡作非為。

#### （四）石轉運

鑿齒 遄行 香屋隱君

贊曰：抱堅質，懷直心，嚙嚙英華，周行不怠，幹摘山之利，操漕權之重，循環自常，不捨正而適他，雖沒齒無怨言<sup>102</sup>。

「石轉運」即茶磨，「石」為材質，審安老人假以為姓；「轉運」是「轉運使」的略稱。唐先天元年(713A.D.)置水陸發運使，掌東、西兩京間漕運事。天寶後，

<sup>97</sup> 林瑞萱：《中國歷代茶器》，頁91。

<sup>98</sup> 同前註。

<sup>99</sup> 同註97。

<sup>100</sup> 清·阮元審定、盧宣旬校：《十三經注疏·詩經》（臺北：藝文印書館，1979年），頁676。

<sup>101</sup> 同註97。

<sup>102</sup> 嚴一萍輯選：《百部叢書集成·茶具圖贊》，頁5。

諸道分置巡院，皆統於轉運使；代宗以後，與鹽鐵使多併為一職，稱鹽鐵轉運使，多以宰相兼領。宋沿置，掌經度一路財賦，以供朝廷及各州縣經費開支；每年巡視所屬，檢察儲積，稽考帳籍及監察各州官吏有無違法事。初設隨軍轉運使、水陸計度轉運使，供辦軍需，後諸路亦置使<sup>103</sup>。蔡襄就曾任福建路轉運使。轉運，取義茶磨之用。茶磨的磨心(石磨磨碎茶葉的關鍵部分)內有溝槽鋸齒，所以在推動磨盤的推把時，可以碾碎茶葉。故審安老人為其取名「鑿齒」<sup>104</sup>。

茶磨的工作是不停的旋轉，故以「邁行」為字<sup>105</sup>。以石磨為屋，茶香在磨茶時飄出，故為「香屋」<sup>106</sup>；而在石磨磨製茶末的過程中，茶在磨心中隱而未見，故號「香屋隱君」。

贊語「周行不怠」，出自《老子》第 25 章：「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獨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為天下母。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sup>107</sup>審安老人以「抱堅質，懷直心」作為「周行不怠」、「循環自常」的要求，此正孔子所謂「士志於道，而恥惡衣惡食者，未足與議也」<sup>108</sup>的君子之道。審安老人強調掌握財賦轉運輸納大權的轉運使(「斡摘山之利，操漕權之重」)，應該要樸實正直(「抱堅質，懷直心」)，守正道(「不捨正而適他」)而行。

《茶具圖贊》成書於南宋度宗咸淳五年，度宗前為理宗。理宗開慶以後，賈似道擅權，「諸司薦辟及京尹、畿漕一切事，不關白不敢行。……吏爭納賂求美職，其求為帥聞、監司、郡守者，貢獻不可勝計。……一時貪風大肆。」<sup>109</sup>審安老人或有鑑於此，故以石轉運「抱堅質，懷直心」為譬，希冀負責各地財賦轉運輸納的「轉運使」，樸實正直，直道而行，畢生清廉，無愧於心。

<sup>103</sup> 邱樹森主編：《中國歷代職官辭典》，頁 779。

<sup>104</sup> 林瑞萱認為鑿齒同時也是古代氏族，或者說是一種獸名。《山海經·海外南經》曰：「羿與鑿齒戰於壽華之野，羿射殺之。」郭璞注云：「鑿齒亦人也，齒如鑿，長五六尺，因以名云。」《中國歷代茶器》，頁 93。

<sup>105</sup> 林瑞萱在《中國歷代茶器》中，說道：「邁行，邁為往來頻繁而迅速，邁行為快速地走或進行。理論上，石磨磨茶，不能快以免生熱傷茶，但這裡只意味著磨茶的進行叫邁行。」頁 94。

<sup>106</sup> 林瑞萱認為審安老人號茶磨為「香屋隱君」或意味石磨磨茶是後臺的工作，而非表現於人前，故謂「隱君」。同前註。

<sup>107</sup> 朱謙之釋、任繼愈譯：《老子釋譯》(臺北：里仁書局，1985 年)，頁 100-101。

<sup>108</sup> 《論語·里仁》。宋·朱熹：《四書章句集注》，頁 71。

<sup>109</sup> 元·脫脫：《宋史·賈似道傳》(合肥：黃山書社，2009 年)，頁 13786。

## (五) 胡員外

惟一 宗許 貯月僊翁

贊曰：周旋中規而不踰其間。動靜有常而性苦其卓。鬱結之患悉能破之，雖中無所有而外能研究，其精微不足以望圓機之士<sup>110</sup>。

「胡員外」即茶杓，「胡」為葫蘆的諧音，指茶杓的材質，審安老人假以為姓；「員外」是「員外郎」的略稱。隋開皇六年(586A.D.)置於尚書省各司，低於侍郎，掌各曹籍帳，煬帝時罷。唐尚書省左右司各置一人，協助郎中分掌十二司事，並舉正稽違，分治省事；六部各司亦置，人數不等，均從六品上，次於郎中。宋沿置，尚書省左右司所置，掌受付六曹之事，舉正文書稽失，分治省事，正六品<sup>111</sup>。林瑞萱指出：「(員外郎)可以捐錢買得，與正式的部曹官不同。所以有財勢的人，都可以假借以為稱號，後世遂稱有錢的富翁為員外。葫蘆可以盛裝東西，稱員外不亦可乎！」<sup>112</sup>丁以壽則認為：「葫蘆乃圓形，員外諧音其形。」<sup>113</sup>

「惟一」語出《尚書·大禹謨》：「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人心善變，易受情欲影響，妨礙本性的清明，只有精誠專一，秉持中庸之道，才能去妄歸真，明善復初。林瑞萱認為審安老人命之以「惟一」之名，意謂「以純然理性的心，勺取適量的水」<sup>114</sup>。宋徽宗《大觀茶論》曾云：「杓之大小，當以可受一盞茶為量。過一盞則必歸其餘，不及則必取其不足。傾杓煩數，茶必冰矣。」<sup>115</sup>「惟一」之名，概言杓之大小，以一盞茶為量。

「宗許」，林瑞萱認為：「或可解為眾人所稱許。……勺取水無過與不及，眾人所以稱許，故稱『宗許』。」<sup>116</sup>

「貯月」語出蘇軾，蘇軾〈汲江煎茶〉詩云：「活水還須活火烹，自臨鈞石取

<sup>110</sup> 嚴一萍輯選：《百部叢書集成·茶具圖贊》，頁6。林瑞萱斷句為：「周旋中規，而不踰其間。動靜有常，而性苦其卓。鬱結之患，悉能破之，雖中無所有，而外能研究其精微，不足以望圓機之士。」《中國歷代茶器》，頁94。

<sup>111</sup> 邱樹森主編：《中國歷代職官辭典》，頁484。

<sup>112</sup> 林瑞萱：《中國歷代茶器》，頁95。

<sup>113</sup> 丁以壽：《〈茶具圖贊〉疏解》，《農業考古》2009年第2期，頁100。

<sup>114</sup> 同註112，頁96。

<sup>115</sup> 宋徽宗：《大觀茶論》，鄭培凱、朱自振主編：《中國歷代茶書匯編校注本》，頁105。

<sup>116</sup> 同註112，頁96。

深清；大瓢貯月歸春甕，小杓分江入夜瓶。雪乳已翻煎處腳，松風忽作瀉時聲；枯腸未易禁三椀，坐聽荒城長短更。」<sup>117</sup>夜晚汲水煮茶，月映杓中，恰似貯月而歸。如此逸興，人間難得幾回，故號「貯月僊翁」。

贊語「周旋中規」，語出《禮記·玉藻》：「周還中規，折還中矩。」<sup>118</sup>意謂舉止有節度。「動靜有常」語出《易經·繫辭上傳》：「動靜有常，剛柔斷矣。」<sup>119</sup>也是指行為要合乎規範。「性苦其卓」，因追求完美而不肯絲毫鬆懈。「圓機之士」，渾然天成者。所以「周旋中規而不踰其閒。動靜有常而性苦其卓。鬱結之患悉能破之，雖中無所有而外能研究，其精微不足以望圓機之士。」意指好學之士謹守節度，依禮而行，務求至善。對於所不知與不能者，都能勉力學習，但總不如渾然天成者的從心所欲。對照員外郎一職，可以捐錢買得，不難發現審安老人對花錢買官者的暗諷，就算他們用盡心機買得官職，裝出官樣，始終比不上憑真本事考得官職者。

## （六）羅樞密

若藥 傳師<sup>120</sup> 思隱察長

贊曰：幾事不密則害成，今高者抑之，下者揚之，使精粗不致於混殺，人其難諸，奈何！矜細行而事諛諂，惜之<sup>121</sup>。

「羅樞密」即茶羅，審安老人取茶羅之「羅」為姓，以網篩細密，取意「樞密」。「樞密」是樞密使的略稱，唐始置，為樞密院長官。永泰元年(765A.D.)以宦官充任，統領禁軍並掌內外章奏，與中書門下、翰林學士分權鼎立。宋沿置，或稱知樞密院事，秩正二品。掌軍國機務、兵防、邊備、戎馬之政，輔佐皇帝執掌兵權。南宋初，以宰相兼知樞密院事。紹興七年(1137A.D.)，復置樞密使，仍以

<sup>117</sup> 王水照選注：《蘇軾選集》（臺北：萬卷樓圖書有限公司，1993年），頁241。

<sup>118</sup> 清·阮元審定、盧宣旬校：《十三經注疏·禮記》（臺北：藝文印書館，1979年），頁564。

<sup>119</sup> 明·來知德：《周易集註》，卷13頁1。

<sup>120</sup> 傳師，喻政茶書本為「傳師」。鄭培凱、朱自振主編：《中國歷代茶書匯編校注本》，頁155。

<sup>121</sup> 嚴一萍輯選，《百部叢書集成·茶具圖贊》，頁7。

宰相兼領，其後或兼或否。開禧年間，以宰相兼樞密使成為定制<sup>122</sup>。

「若藥」語出《尚書·說命上》：「若藥弗瞑眩，厥疾弗瘳。」<sup>123</sup>好的藥在治病時，會先使人暈眩不適，否則無法治癒。以搖晃茶羅之狀，比之瞑眩；好茶必經篩羅，良藥必使人瞑眩。故名之以「若藥」。

「傳師」，林瑞萱認為是「傳師」，不管是傳師還是傳師，都有擔當教導或傳習，輔佐茶事的師匠之意<sup>124</sup>。丁以壽則認為：「其字傳師，取師與篩音近。」<sup>125</sup>個人以為茶羅有去蕪存菁之效，正可比為師者傳遞文化精華；師又與篩在字形與字音上接近，或因此以「傳師」為字。

寮者，小屋也。寮長，屋主也。號「思隱寮長」，林瑞萱認為：「樞密官職責重大，故有思隱之心。」<sup>126</sup>丁以壽以為：「取號思隱寮長，取思與細音近。」<sup>127</sup>個人以為蔡襄《茶錄》有云：「羅底用蜀東川鵝溪畫絹之密者」<sup>128</sup>，宋徽宗《大觀茶論》亦曰：「羅欲細而面緊，則絹不泥而常透。」<sup>129</sup>好的茶羅用絲絹作成，「思」與「絲」同音，絲絹要細密，看不見孔隙，故以「思隱寮長」為號。

贊語「幾事不密則害成」，出自《易經·繫辭上傳》：「子曰：『亂之所生也，則言語以為階。君不密則失臣，臣不密則失身，幾事不密則害成。是以君子慎密而不出也。』」<sup>130</sup>所謂禍從口出，君子務必慎言，不可與言者，切莫與言。「矜細行」出自《尚書·旅獒》：「嗚呼，夙夜罔或不勤。不矜細行，終累大德。」<sup>131</sup>如果不能由小細節做起，最終將會功虧一簣。「幾事不密則害成，今高者抑之，下者揚之，使精粗不致於混殽，人其難諸，奈何！矜細行而事誼譁，惜之」比喻樞密使如不慎言，就會壞事。現在，對權勢高者要壓抑他，不要使其攬權仗勢；對下屬(官階低者)則要鼓勵，勉其建功。但是要完全做到，真的是很困難。如果前面很小心謹慎處事，最後卻因失言而被張揚，豈不是枉費苦心了。

<sup>122</sup> 邱樹森主編：《中國歷代職官辭典》，頁 699。

<sup>123</sup> 屈萬里：《尚書集釋》，頁 317。

<sup>124</sup> 林瑞萱：《中國歷代茶器》，頁 97。

<sup>125</sup> 丁以壽：《〈茶具圖贊〉疏解》，《農業考古》2009 年第 2 期，頁 101。

<sup>126</sup> 同註 124。

<sup>127</sup> 同註 125。

<sup>128</sup> 蔡襄：《茶錄》，頁 4。

<sup>129</sup> 宋徽宗：《大觀茶論》，鄭培凱、朱自振主編：《中國歷代茶書匯編校注本》，頁 105。

<sup>130</sup> 明·來知德：《周易集註》，卷 13，頁 32。

<sup>131</sup> 屈萬里：《尚書集釋》，頁 322。

樞密使掌管中央機密，如果不能守口如瓶，就會危害朝政。可見審安老人是用茶羅欲細來暗示樞密使應該緊守口風。

## （七）宗從事

子弗 不遺 掃雲溪友

贊曰：孔門高弟當洒掃應對，事之末者亦所不棄，又況能萃其既散，拾其已遺，運寸毫而使邊塵不飛，功亦善哉<sup>132</sup>。

「宗從事」即茶帚，宗與棕同音，棕指椰棕樹植物纖維毛，「宗(棕)」為材質，審安老人假以為姓；「從事」，官名。西漢以後三公及州郡長官皆自辟僚屬，多以從事為稱。如漢代司隸校尉屬官中，有從事史十餘人。其中分設都官從事、功曹從事、別駕從事、簿曹從事等，如有戰事，則置兵曹從事，主兵事。郡、國有從事，各設一人，主管文書，察舉非法。魏以來丞相或三公府中，亦置有從事中郎，職掌參謀。至宋代廢<sup>133</sup>。

「子弗」，弗<sup>134</sup>與拂音同，茶帚拂掃茶末，故以為名。「不遺」，茶帚澈底清出茶磨中的殘茶，故以為字。「掃雲溪友」，宋人常以「雲」借代為茶，如：蔡襄〈和杜相公謝寄茶〉詩有「鮮明香色凝雲液，清徹神情敵露華。」<sup>135</sup>梅堯臣〈吳正仲遺新茶〉詩有「十片建溪春，乾雲碾作塵。」<sup>136</sup>黃庭堅〈戲答荊州王充道烹茶四首〉詩有「龍焙東風魚眼湯，箇中即是白雲鄉。更煎雙井蒼鷹爪，始耐落花春日長。」<sup>137</sup>劉兼〈從弟舍人惠茶〉詩有「龜背起紋輕炙處，雲頭翻液乍烹時。」<sup>138</sup>陸游〈余邦英惠小山新芽作小詩三首以謝〉詩有「忽喜雲腴來建苑，坐令渴肺生華

<sup>132</sup> 嚴一萍輯選：《百部叢書集成·茶具圖贊》，頁 8。

<sup>133</sup> 邱樹森主編：《中國歷代職官辭典》，頁 521。

<sup>134</sup> 林瑞萱認為：「子弗的弗有除去不祥之意，通祓。茶帚被用來清潔茶具，祓除不淨，故稱子弗。」林瑞萱：《中國歷代茶器》，頁 100。

<sup>135</sup> 北京大學古文獻研究所編：《全宋詩》(七)(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1 年)，頁 4804。

<sup>136</sup> 朱東潤校注：《梅堯臣集編年校注》(臺北：源流文化事業有限公司，1983 年)，頁 727。

<sup>137</sup> 任潤、史容、史溫注：《山谷詩內集注》(臺北：學海出版社，1979 年)，頁 893。

<sup>138</sup> 北京大學古文獻研究所編：《全宋詩》(一)(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1 年)，頁 234。

滋。」<sup>139</sup>蘇東坡〈西江月〉詞有「湯發雲腴醞白，淺浮花乳輕圓。」<sup>140</sup>辛棄疾〈水調歌頭〉詞有「買山自種雲樹，山下斷煙來。」<sup>141</sup>所以審安老人以茶帚之掃茶末比作「掃雲」，號「掃雲溪友」。

贊語「灑掃應對」，出自朱熹《大學章句·序》：「人生八歲，則自王公以下，至於庶人之子弟，皆入小學，而教之以灑掃、應對、進退之節，禮樂、射御、書數之文。」<sup>142</sup>灑掃應對進退雖是日常生活小節，卻是儒家重視的基礎教育。所以說「孔門高弟當洒掃應對，事之末者亦所不棄。」即使是孔子得意門生，如顏回、子貢等，對於日常生活小節，再細微也不會輕忽。「又況能萃其既散，拾其已遺，運寸毫而使邊塵不飛，功亦善哉。」以茶帚弗掃茶末，比喻灑掃時，如能聚集散落者，收拾遺落者，持帚小心不讓塵末四揚，也是一件功德。

對照「從事」的輔佐性質，可知審安老人認為從事應該克盡從旁協助之責，裨補長官待人接物時疏漏之處，哪怕是不起眼的小事，如果能把它做好，都是有益於施政的。

## （八）漆雕秘閣

承之 易持 古臺老人

贊曰：危而不持，顛而不扶，則吾斯之未能，信以其弭執熱之患，無坳堂之覆，故宜輔以寶文而親近君子<sup>143</sup>。

「漆雕秘閣」即蓋托，「漆雕」是一種漆飾工藝，彩繪於宋代蓋托之上，故審安老人以之為姓。閣、攔同音，故爵以秘閣<sup>144</sup>。「秘閣」，官署名，此處借指管理秘閣事物的官員。宋端拱元年(988A.D.)，於崇文院中堂建秘閣，擇史館、昭文館、集賢院真本書籍萬餘卷及古畫、墨迹收藏其中。設直秘閣、判秘閣事等官<sup>145</sup>。

<sup>139</sup> 錢仲聯校注：《劍南詩稿校注·放翁集外詩》(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頁4560。

<sup>140</sup> 唐圭璋編：《全宋詞》(一)(臺北：明倫出版社，1970年)，頁284。

<sup>141</sup> 唐圭璋編：《全宋詞》(三)(臺北：明倫出版社，1970年)，頁1872。

<sup>142</sup> 宋·朱熹：《四書章句集注》(臺北：大安出版社，1986年)，頁1。

<sup>143</sup> 嚴一萍輯選：《百部叢書集成·茶具圖贊》，頁9。

<sup>144</sup> 丁以壽：《〈茶具圖贊〉疏解》，《農業考古》2009年第2期，頁101。

<sup>145</sup> 邱樹森主編：《中國歷代職官辭典》，頁459。

「承之」，指茶盞置於盞托上，盞托承載之貌，故以為名。「易持」，指盞托隔絕茶盞之熱，便於持取，故以為字。號「古臺老人」，林瑞萱認為：「古臺，可能是指有古代風格趣味的承臺，因具有古意，故取名『古臺老人』。」<sup>146</sup>

贊語「危而不持，顛而不扶」，出自《論語·季氏》：

季氏將伐顛臾。冉有、季路見於孔子曰：「季氏將有事於顛臾。」孔子曰：「求！無乃爾是過與？夫顛臾，昔者先王以為東蒙主，且在邦域之中矣，是社稷之臣也。何以伐為？」冉有曰：「夫子欲之，吾二臣者皆不欲也。」孔子曰：「求！周任有言曰：『陳力就列，不能者止。』危而不持，顛而不扶，則將焉用彼相矣？且爾言過矣。虎兕出於柙，龜玉毀於櫝中，是誰之過與？」冉有曰：「今夫顛臾，固而近於費。今不取，後世必為子孫憂。」孔子曰：「求！君子疾夫舍曰欲之，而必為之辭。丘也聞有國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貧而患不安。蓋均無貧，和無寡，安無傾。夫如是，故遠人不服，則修文德以來之。既來之，則安之。今由與求也，相夫子，遠人不服而不能來也；邦分崩離析而不能守也。而謀動干戈於邦內。吾恐季孫之憂，不在顛臾，而在蕭牆之內也。」<sup>147</sup>

相的職責就是輔佐國君，在其下錯誤決策時，及時勸阻。如果有了危險而不去扶助，跌倒了而不去攙扶，那還需要輔佐的人做什麼？「信以其弭執熱之患，無坳堂之覆，故宜輔以寶文而親近君子。」則在說明盞托可以讓人不用擔心會直接接觸滾燙的茶盞，也不會使茶盞翻覆，所以是茶盞(寶文，即陶寶文，指茶盞)的好搭配。

參照《論語·季氏》孔子對冉有與季路所說的話，可以知道審安老人對秘閣(相)的期許，如果君王有錯，卻不能指正，要之何用？所以秘閣(相)應該要善盡諍官之責，監督君王的言行，並讓君王多親近有德之士(君子)。

國立中興大學 

<sup>146</sup> 林瑞萱：《中國歷代茶器》，頁 102。

<sup>147</sup> 宋·朱熹：《四書章句集注》，頁 169-170。

## (九) 陶寶文

去越 自厚 兔園上客

贊曰：出河濱而無苦窳，經緯之象，剛柔之理，炳其繡中，虛己待物，不飾外貌，位高秘閣，宜無愧焉<sup>148</sup>。

「陶寶文」即茶盞，「陶」(陶土)為材質，故以為姓。「寶文」，取象於茶盞上的兔毫紋路<sup>149</sup>。宋代有寶文閣，為皇家藏書館<sup>150</sup>。宋英宗時於寶文閣設立學士、直學士與待制等官，作為大臣的加銜。宋寶文閣、寶章閣、寶謨閣等學士、直學士，通稱「寶學」<sup>151</sup>。此處審安老人以「寶文」借代為官職名。

「去越」，丁以壽指出：「宋代點茶，最重建窯黑瓷，舍越窯而用建窯，故名『去越』。」<sup>152</sup>「自厚」語出《論語·衛靈公》：「躬自厚而薄責於人，則遠怨矣。」<sup>153</sup>審安老人以建窯盞其坯微厚，取以為字，涵義深遠。「兔園上客」之號，是因為陶寶文為兔毫盞，最為鬪茶家所稱許，奉為上等茶盞。

贊語「出河濱而無苦窳」，出自《史記》。《史記·五帝本紀》讚美舜教化之功，曰：「舜耕歷山，歷山之人皆讓畔；漁雷澤，雷澤上人皆讓居；陶河濱，河濱器皆不苦窳。」<sup>154</sup>舜以身教力行，帶動人民敬業樂群的互助風氣。「經緯之象、剛柔之理」，出自《周易》。林瑞萱說道：「陽剛與陰柔是《周易》的核心，是宇宙間產生變化的根本。審安老人以兔毫盞的花紋闡若經緯之象，闡揚大自然的秩序和陰陽的道理，在茶器史上還是第一人。」<sup>155</sup>

「虛己待物」，出自《莊子·人間世》顏回問心齋，孔子回答：「氣也者，虛而待物者也，唯道集虛。虛者，心齋也。」<sup>156</sup>《晉書·元帝紀》有云：「帝性簡

<sup>148</sup> 嚴一萍輯選：《百部叢書集成·茶具圖贊》，頁10。

<sup>149</sup> 丁以壽說道：「盞、托配套，托為秘閣，則盞當為寶文。又文者『紋』也，指兔毫紋，兔毫文非常名貴，故稱寶文。」丁以壽：〈《茶具圖贊》疏解〉，《農業考古》2009年第2期，頁102。

<sup>150</sup> 同前註，頁101。

<sup>151</sup> 邱樹森主編：《中國歷代職官辭典》，頁801。

<sup>152</sup> 丁以壽：〈《茶具圖贊》疏解〉，《農業考古》2009年第2期，頁102。

<sup>153</sup> 宋·朱熹：《四書章句集注》，頁165。

<sup>154</sup> (日)瀧川龜太郎：《史記會注考證》(臺北：萬卷樓圖書有限公司，1993年)，頁34-35。

<sup>155</sup> 林瑞萱：《中國歷代茶器》，頁104。

<sup>156</sup> 清·郭慶藩編、王孝魚整理：《莊子集釋》(臺北：萬卷樓圖書有限公司，1993年)，

儉冲素，容納直言，虛己待物。」<sup>157</sup>以虛己待物形容禮賢下士，腹大能容。配合茶盞中空，容納茶湯，實為妙喻。

「出河濱而無苦窳，經緯之象，剛柔之理，炳其縑中，虛己待物，不飾外貌，位高秘閣，宜無愧焉。」原本是說茶盞出自河濱但不粗劣，紋理分明，顯而易見，空虛自己，裝盛茶湯，樸實無華的外表，置於漆雕秘閣(盞托)的上方，也不會失色。對照「寶文閣」學士之爵，可知審安老人認為寶文閣學士既然上曉天文、下知地理，更應以身作則，提攜後進，不要在乎榮華浮名，如此才有資格作為秘閣(相)的長官，不愧皇帝倚重。

## (十) 湯提點

發新 一鳴 溫谷遺老

贊曰：養浩然之氣，發沸騰之聲，以執中之能，輔成湯之德，斟酌賓主間，功邁仲叔圍，然未免外爍之憂，復有內熱之患，奈何<sup>158</sup>。

「湯提點」即湯瓶，「湯」指茶湯，故以為姓；「提點」，官名。宋代掌實際職事的差遣官多有此稱，寓有提舉、檢點之意，如提點刑獄公事、提點五房公事、提點坑冶鑄錢公事等<sup>159</sup>。提點二字恰如注湯、點茶之動作，故取為職官名。

「發新」，丁以壽認為：「湯瓶盛以新泉活水，故名發新。」<sup>160</sup>林瑞萱則以為：「指湯提點注湯點茶能發出茶之新鮮氣味。」<sup>161</sup>「一鳴」，為湯瓶水沸之聲，故以為字。「溫谷」，見西晉潘岳〈西征賦〉：「南有玄灞素滻，湯井溫谷。」李善注：「溫谷，即溫泉也。」<sup>162</sup>以溫泉喻湯瓶之沸水，故以「溫谷遺老」為號。

贊語「養浩然之氣」，出自孟子。《孟子·公孫丑(上)》曰：「我知言，我善養

頁 147。

<sup>157</sup> 文懷沙主編：《四部文明·魏晉南北朝文明卷》(陝西：陝西人民出版社，2004年)，頁 48。

<sup>158</sup> 嚴一萍輯選：《百部叢書集成·茶具圖贊》，頁 11。

<sup>159</sup> 邱樹森主編：《中國歷代職官辭典》，頁 558。

<sup>160</sup> 丁以壽：《〈茶具圖贊〉疏解》，《農業考古》2009年第2期，頁 102。

<sup>161</sup> 林瑞萱：《中國歷代茶器》，頁 106。

<sup>162</sup> 梁·昭明太子撰、唐·李善注：《文選》(臺北：藝文印書館，1991年)，頁 156。

吾浩然之氣。」<sup>163</sup>「仲叔圉」指孔文子(孔圉)，孔子曾說孔文子「敏而好學，不恥下問」<sup>164</sup>。《論語·憲問》記載：「子言衛靈公之無道也，康子曰：『夫如是，奚而不喪？』孔子曰：『仲叔圉治賓客，祝鮀治宗廟，王孫賈治軍旅，夫如是，奚其喪？』」<sup>165</sup>說明仲叔圉是一個通曉禮制、善於接待外賓之人。

「養浩然之氣，發沸騰之聲，以執中之能，輔成湯之德，斟酌賓主間，功邁仲叔圉，然未免外爍之憂，復有內熱之患，奈何。」形容湯提點煮沸時發出水蒸氣與沸騰聲，水溫恰到好處時，就能泡出好茶。在接待賓客時，能令賓主盡歡。雖然湯瓶外受火燃，內有沸水，但卻是湯瓶之用。審安老人以之比喻「提點」之官責，必須培養至大至剛的道德正氣，正義凜然，執守中正之道，來輔佐君王。在應對進退時，效法孔文子的知禮。雖然不免會受到外部與內部的壓力，也要忍耐承受。

### (十一) 竺副帥

善調 希點 雪濤公子

贊曰：首陽餓夫，毅諫於兵沸之時，方金鼎揚湯，能探其沸者幾希！子之清節，獨以身試，非臨難不顧者疇見爾<sup>166</sup>。

「竺副帥」即茶筴，竺者，竹也，審安老人取其材質，取以為姓。「副帥」，茶筴須配合湯瓶使用，故封之為副帥。副帥，也就是副將。副將，官名。金邊將有副將一員，在正將下，部將上，正八品，掌巡導邊境<sup>167</sup>。

「善調」，是稱讚茶筴點茶的精美藝術，故取以為名。「希點」，希、稀同音，指茶筴點茶的技巧珍貴，故取以為字。「雪濤公子」，蔡襄《茶錄》曰：「視其面色鮮白，著盞無水痕為絕佳。」<sup>168</sup>宋徽宗《大觀茶論》亦曰：「結浚靄，結凝雪」、「乳

<sup>163</sup> 宋·朱熹：《四書章句集注》，頁 231。

<sup>164</sup> 《論語·公冶長》，同前註，頁 79。

<sup>165</sup> 《論語·憲問》，同註 163，頁 154。

<sup>166</sup> 嚴一萍輯選：《百部叢書集成·茶具圖贊》，頁 12。

<sup>167</sup> 邱樹森主編：《中國歷代職官辭典》，頁 501。

<sup>168</sup> 蔡襄：《茶錄》，頁 3。

霧汹涌，溢盞而起。」<sup>169</sup>茶筴點茶，造成茶面產生白色茶乳花，宋人以「雪濤」喻之。見劉過〈好事近·咏茶筴〉詩云：「誰斫碧瑯玕？影憾半庭風月。尚有歲寒心在，留數莖華發。龍孫戲弄碧波濤，隨手清風發。滾到浪花深處，起一窩香雪。」<sup>170</sup>韓駒〈謝人寄茶筴〉詩云：「藿藿幹霄百尺高，晚年何事困鉛刀？看君眉宇真龍種，猶解橫身戰雪濤。」<sup>171</sup>是以審安老人以「雪濤公子」號之。

贊語「首陽餓夫」，出自伯夷、叔齊恥武王以武力平殷亂，義不食周粟，餓死首陽山的典故<sup>172</sup>。「子之清節」，也是指伯夷，孟子曾以「聖之清者」來讚美伯夷。《孟子·萬章(上)》記載孟子曰：「伯夷，目不視惡色，耳不聽惡聲。非其君不事，非其民不使。治則進，亂則退。橫政之所出，橫民之所止，不忍居也。思與鄉人處，如以朝衣朝冠坐於塗炭也。當紂之時，居北海之濱，以待天下之清也。故聞伯夷之風者，頑夫廉，懦夫有立志。……伯夷，聖之清者也。」<sup>173</sup>

「首陽餓夫，毅諫於兵沸之時，方金鼎揚湯，能探其沸者幾希！子之清節，獨以身試，非臨難不顧者疇見爾。」藉茶筴直接伸入沸水點茶，成就上品茶湯，巧喻副帥應立志如聖之清者伯夷，在主帥舉兵之時，能抗顏直諫，置個人死生於度外，絕不要像那些臨陣脫逃之輩。

## (十二) 司職方

成式 如素 潔齋居士

贊曰：互鄉童子，聖人猶且與其進，況端方質素，經緯有理，終身涅而不緇者，此孔子之所以與潔也<sup>174</sup>。

<sup>169</sup> 宋徽宗：《大觀茶論》，鄭培凱、朱自振主編：《中國歷代茶書匯編校注本》，頁 105。

<sup>170</sup> 王建榮、郭丹英：《中國老茶具圖鑑》，頁 91。

<sup>171</sup> 宋·韓駒：《陵陽集》[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6 年)，頁 790。

<sup>172</sup> 《史記·伯夷列傳》記載：「及至西伯卒，武王載木主，號為文王，東伐紂。伯夷、叔齊，叩馬而諫曰。……武王已平殷亂，天下宗周。而伯夷、叔齊恥之，義不食周粟，隱於首陽山，采薇而食之。……遂餓死於首陽山。」(日)瀧川龜太郎：《史記會注考證》，頁 847。

<sup>173</sup> 宋·朱熹：《四書章句集注》，頁 314-315。

<sup>174</sup> 嚴一萍輯選：《百部叢書集成·茶具圖贊》，頁 13。

「司職方」即茶巾，茶巾以絲或紗織成，「絲」與「司」同音，故以之為姓。「職方」，職方氏之略稱，官名。周始置，掌地圖及四夷事。《周禮·夏官》：「職方氏掌天下之圖，以掌天下之地。辨其邦國、都、鄙、四夷、八蠻、七閩、九貉、五戎之人民。」有中大夫四人，下大夫八人，中士十六人，府四人，史十六人，胥十六人<sup>175</sup>。宋代尚書省所屬四司之一<sup>176</sup>。職諧音織，方指方巾，故爵以職方。

「成式」，就是成法，語出《尚書·畢命》：「子孫訓其成式，惟乂。」<sup>177</sup>意指後世子孫順從成法，天下也就安定了。丁以壽認為因茶巾：「功能在於拭淨茶具，拭、式同音，故名成式。」<sup>178</sup>個人以為「成式」也可以指茶巾摺疊有固定摺法，故取以為名。「如素」，指茶巾之潔淨樸素，故取以為字。「潔齋居士」，乃據茶巾清潔茶具之功用，取以為號。

贊語「互鄉童子，聖人猶且與其進」，出自《論語·述而》：「互鄉難與言，童子見，門人惑。子曰：『與其進也，不與其退也，唯何甚！人絜己以進，與其絜也，不保其往也。』」<sup>179</sup>「涅而不緇」，出自《論語·陽貨》：「不曰白乎，涅而不緇？」<sup>180</sup>二者用以形容人之力求上進與潔身自好。

「互鄉童子，聖人猶且與其進，況端方質素，經緯有理，終身涅而不緇者，此孔子之所以與潔也。」以茶巾務求整齊潔淨，期許掌握天下地圖、最知道天下資源與財貨之分布的職方氏，要如互鄉童子一樣力求上進，做人正直質樸，做事有條有理，終身潔身自好。

## 五、結 論

南宋審安老人的《茶具圖贊》不單為我們介紹了宋代點茶的茶具，也透過茶具隱喻他對不同職官的定義。如：明朱存理〈茶具圖贊跋〉就直言《茶具圖贊》：「贊法遷固，經世康國，斯焉攸寓。」<sup>181</sup>林瑞萱也指出《茶具圖贊》：「充分詮釋

<sup>175</sup> 邱樹森主編：《中國歷代職官辭典》，頁 783。

<sup>176</sup> 丁以壽：〈《茶具圖贊》疏解〉，《農業考古》2009 年第 2 期，頁 102。

<sup>177</sup> 屈萬里：《尚書集釋》，頁 327。

<sup>178</sup> 同註 176。

<sup>179</sup> 宋·朱熹：《四書章句集注》，頁 100。

<sup>180</sup> 同前註，頁 177。

<sup>181</sup> 嚴一萍輯選：《百部叢書集成·茶具圖贊》，頁 14。

自古以來『器以載道，道器並用』的精神。」<sup>182</sup>不只如此，《茶具圖贊》贊語中的部分話語，也可作為我們待人處世時的參考，見丁以壽說道：「（《茶具圖贊》）蘊涵哲理，賦予了茶具的文化內涵，反映出待人接物、為人處世之理。」<sup>183</sup>王建榮與郭丹英也認為《茶具圖贊》：「不僅賦予茶具文化內涵，贊語又反映出儒、道兩家待人接物、為人處世之道。」<sup>184</sup>

審安老人之用心，不僅體現在十二件茶具的姓名、字號與官爵的巧妙呼應，更在其贊語的德治隱喻。《茶具圖贊》外表假遊戲文章的形式，內在則寄託了深刻的經世理想。茲將書中十二件茶具的隱喻，明揭於下：

茶具名(職官)	贊語	實指
韋鴻臚 (鴻臚)	祝融司夏，萬物焦爍，火炎昆岡，玉石俱焚，爾無與焉。乃若不使山谷之英墮於塗炭，子與有力矣。上卿之號，頗著微稱。	鴻臚諸卿，在混沌亂世，應推行禮制，使上下有序，內外有分，以救百姓免於塗炭之苦。
木待制 (翰林待制)	上應列宿，萬民以濟，稟性剛直，摧折彊梗，使隨方逐圓之徒，不能保其身，善則善矣，然非佐以法曹，資以樞密，亦莫能成厥功。	身為待制，應以百姓為心，正直行事，不畏強權，讓逐名趨利之輩，相形見絀。但這樣不免會招來忌害，所以還需要完整的司法體系與獎懲機制，才能無後顧之憂。
金法槽 (法曹參軍)	柔亦不茹，剛亦不吐，圓機應用，一皆有法，使強梗者不得殊軌亂轍，豈不韙與。	法曹參軍要秉公執法，毋枉毋縱。一切依法辦事，使強梁者無法胡作妄為。
石轉運 (轉運使)	抱堅質，懷直心，嚙嚙英華，周行不怠，幹摘山之利，操漕權之重，循環自常，不捨正而適他，雖沒齒無怨言。	負責各地財賦轉運輸納的轉運使，應樸實正直，直道而行，畢生清廉，無愧於心。
胡員外 (員外郎)	周旋中規而不踰其間。動靜有常而性苦其卓。鬱結之患悉能破之，雖中無所有而外能研究，其精微不足以望圓機之士。	好學之士謹守節度，務求至善，總不如渾然天成者的從心所欲。那些捐錢買得員外郎官職者，就算用盡心機，始終比不上憑真本

<sup>182</sup> 林瑞萱：《中國歷代茶器》，頁 85。

<sup>183</sup> 丁以壽：〈《茶具圖贊》疏解〉，《農業考古》2009 年第 2 期，頁 103。

<sup>184</sup> 王建榮、郭丹英：《中國茶具流變圖鑑》(北京：中國輕工業出版社，2009 年)，頁 57。

		事考得官職者。
羅樞密 (樞密使)	幾事不密則害成，今高者抑之，下者揚之，使精粗不致於混糅，人其難諸，奈何！矜細行而事諛譁，惜之。	樞密使掌管中央機密，如果不能守口如瓶，就會危害朝政。
宗從事 (從事)	孔門高弟當洒掃應對，事之末者亦所不棄，又況能萃其既散，拾其已遺，運寸毫而使邊塵不飛，功亦善哉。	從事應該克盡從旁協助之責，裨補長官待人接物時疏漏之處，哪怕是不起眼的小事，如果能把它做好，都是有益於施政的。
漆雕秘閣 (相)	危而不持，顛而不扶，則吾斯之未能，信以其弭執熱之患，無坳堂之覆，故宜輔以寶文而親近君子。	秘閣(相)應該要善盡諍官之責，監督君王的言行，並讓君王多親近有德之士(君子)。
陶寶文 (寶學)	出河濱而無苦窳，經緯之象，剛柔之理，炳其繡中，虛己待物，不飾外貌，位高秘閣，宜無愧焉。	寶文閣學士既然上曉天文、下知地理，更應以身作則，提攜後進，不要在乎榮華浮名，如此才不愧皇帝倚重。
湯提點 (提點)	養浩然之氣，發沸騰之聲，以執中之能，輔成湯之德，斟酌賓主間，功邁仲叔圍，然未免外爍之憂，復有內熱之患，奈何。	身為提點，必須培養至大至剛的道德正氣，正義凜然，執守中正之道，來輔佐君王。在應對進退時，效法孔文子的知禮。雖然不免會受到外部與內部的壓力，也要忍耐承受。
笮副帥 (副將)	首陽餓夫，毅諫於兵沸之時，方金鼎揚湯，能探其沸者幾希！子之清節，獨以身試，非臨難不顧者疇見爾。	副帥應有聖之清者伯夷之勇，在主帥舉兵之時，能抗顏直諫，置個人死生於度外，絕不要像那些臨陣脫逃之輩。
司職方 (職方氏)	互鄉童子，聖人猶且與其進，況端方質素，經緯有理，終身涅而不緇者，此孔子之所以與潔也。	掌握天下地圖、最知道天下資源與財貨之分布的職方氏，要如互鄉童子一樣力求上進，做人正直質樸，做事有條有理，終身潔身自好。

由上表可知，審安老人實際上是藉茶具來比喻官吏，寄寓其對官吏的期許，希望他們恪盡本分，直道而行，謹守禮義，不計小我。而這些道德操守，也可作為常人待人處世的準則，足資自我惕勵。

《茶具圖贊》善援典故，廣徵博引，舉凡《尚書》、《詩經》、《易經》、《老子》、《論語》、《孟子》、《莊子》、《禮記》等書，隨手捻來，可見審安老人之博學。因此之故，著書者當非少年之輩。《茶具圖贊》成書於咸淳己巳年(1269A.D.)，南宋度宗在位期間為西元 1240 年至 1274 年，審安老人生年應在度宗前。度宗之前為宋理宗(1205~1264A.D.)，宋理宗由宰相史彌遠一手擁立，朝政一聽史彌遠，「淵默十年無為」<sup>185</sup>。史彌遠死後，理宗曾勵精圖治，進行「端平更化」<sup>186</sup>。但隨著時局日危和年事漸高，理宗開始荒淫怠政，委政奸相丁大全、賈似道等，使朝政大壞、國力日衰<sup>187</sup>。或許正是有鑑於此，所以審安老人深深體悟賢臣之重要，國君昏庸不聽政，倘若左右大臣趁勢攬權，以遂私欲，必為患國家甚鉅。故以茶具為譬，撰書以寄託治道理想，實用心良苦。

## 參考文獻

### 一、引用古籍

- 晉·杜預：《春秋經傳集解》，臺北：新興書局有限公司，1992年。
- 梁·昭明太子撰、唐·李善注：《文選》，臺北：藝文印書館，1991年。
- 唐·陸羽：《茶經》[《叢書集成初編》]，北京：中華書局，1991年。
- 宋·王安石：《臨川集》[《景印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臺北：世界書局，1988年。
- 宋·朱熹：《四書章句集注》，臺北：大安出版社，1986年。
- 宋·李覲：《盱江集》[《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6年。

<sup>185</sup> 寧宗嘉定十七年(1224)逝世，理宗繼位，此後到紹定六年(1233)丞相史彌遠病逝共九年多時間，都是史彌遠獨相擅權時期。這段期間，理宗受制於史彌遠，聽任其擅權，沒有自己獨立的建樹。張金嶺：《宋理宗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年)，頁262。

<sup>186</sup> 端平、嘉熙、淳祐年間(1234~1252)，理宗進行「端平更化」，在拔賢黜佞、崇尚理學、部署抗蒙、整頓財政等方面都取得了顯著效果。同前註，頁263。

<sup>187</sup> 從寶祐元年(1253)到景定五年(1264)的十年間，理宗貪圖享樂，驕奢淫逸，閹妃恃寵驕橫；宦官董宋臣居中用事；丞相丁大全廣植私黨、弄權亂政，政由賄成，排擠忠良。啟用外戚賈似道，任賈似道專權，敗壞朝政。同註185，頁263-264。

- 宋·無名氏：《南窗紀談》[《叢書集成初編》]，北京：中華書局，1985年。
- 宋·蔡襄：《茶錄》[叢書集成初編]，北京：中華書局，1985年。
- 宋·韓駒：《陵陽集》[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6年。
- 元·脫脫：《宋史》，合肥：黃山書社，2009年。
- 明·來知德：《周易集註》[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6年。
- 清·丁立中編：《八千卷樓書目》，臺北：廣文書局，1970年。
- 清·阮元審定、盧宣旬校：《詩經》[十三經注疏]，臺北：藝文印書館，1979年。
- 清·阮元審定、盧宣旬校：《禮記》[十三經注疏]，臺北：藝文印書館，1979年。
- 清·黃百家纂輯、全祖望修定：《宋元學案》，臺北：廣文書局，1971年。
- 清·郭慶藩編、王孝魚整理：《莊子集釋》，臺北：萬卷樓圖書有限公司，1993年。
- 清·厲鶚輯撰：《宋詩紀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
- 清·瞿鏞編：《鐵琴銅劍樓藏書目錄》，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

## 二、專書

- 王水照選注：《蘇軾選集》，臺北：萬卷樓圖書有限公司，1993年。
- 王建榮、郭丹英：《中國茶具流變圖鑑》，北京：中國輕工業出版社，2009年。
- 文懷沙主編：《隋唐文明卷》[四部文明]，陝西：陝西人民出版社，2004年。
- 文懷沙主編：《魏晉南北朝文明卷》[四部文明]，陝西：陝西人民出版社，2004年。
- 北京大學古文獻研究所編：《全宋詩》(一)，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1年。
- 北京大學古文獻研究所編：《全宋詩》(七)，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1年。
- 任潤、史容、史溫注：《山谷詩內集注》，臺北：學海出版社，1979年。
- 朱小明編：《茶史茶典》，臺北：世界文物出版社，1990年。
- 朱東潤校注：《梅堯臣集編年校注》，臺北：源流文化事業有限公司，1983年。
- 朱謙之釋、任繼愈譯：《老子釋譯》，臺北：里仁書局，1985年。
- 沈冬梅：《宋代茶文化》，臺北：學海出版社，1999年。
- 沈冬梅：《茶與宋代生活》，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7年。
- 林瑞萱：《中國歷代茶器》，臺北：武陵出版有限公司，2006年。
- 屈萬里：《尚書集釋》，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83年。

- 邱樹森主編：《中國歷代職官辭典》，臺北：商鼎文化出版社，1994年。
- 唐圭璋編：《全宋詞》(一)，臺北：明倫出版社，1970年。
- 唐圭璋編：《全宋詞》(三)，臺北：明倫出版社，1970年。
- 袁庭棟：《古代職官漫話》，成都：巴蜀書社，1992年。
- 徐海榮主編：《中國茶事大典》，北京：華夏出版社，2000年。
- 陳香：《茶典》，臺北：國家出版社，1992年。
- 張金嶺：《宋理宗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年。
- 廖寶秀：《宋代喫茶法與茶器之研究》，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1996年。
- 錢仲聯校注：《劍南詩稿校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
- 鄭培凱、朱自振主編：《中國歷代茶書匯編校注本》，香港：商務印書館，2007年。
- 羅寧：《漢唐小說觀念論稿》，成都：巴蜀書社，2009年。
- 嚴一萍輯選：《茶具圖贊》[百部叢書集成]，臺北：藝文印書館，1966年。
- (日)今關壽磨編撰：《宋元明清儒學年表》，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2002年。
- (日)瀧川龜太郎：《史記會注考證》，臺北：萬卷樓圖書有限公司，1993年。

### 三、期刊論文

- 丁以壽：〈《茶具圖贊》疏解〉，《農業考古》2009年第2期。